b

一卷

道光丙午新刻

板存琉璃廠西門內路北延壽菴
斌陞齋

PL
2700
.C52
C5
V.1

紀氏嘉言序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
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此賢聖
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
以下不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氏不勸
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

古香齋藏書

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咎
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
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戒惠逆影響
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
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
飼彊強橫之氣充塞而聖哲與奸宄

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
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
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閒而為輪迴
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
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雖死而有莫
酷之刑民樂其幾悔之易而痛其不

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者十四五
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
上升火無不然也而火井遇物不焚
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祥降
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
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

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以
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
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為妄從
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
世之功與吾儒畧同亦未可厚貶而
概以不然屏之者也河間紀文達公

博覽强識百家之書靡不辨其原而
竟其歸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五種考
獻徵文掇神志怪衆態畢具其大指
歸於勸善懲惡崇中國聖人流傳之
至論亦不廢佛氏之說取愚民易入
者委曲剖晰以箴其聽海以內幾家

置一編矣宛平徐春泉先生好之尤
篤擇其彌精而足以警世者別錄一
帙名曰紀氏嘉言其無關於勸懲者
則皆闌而不入梓人畢役以授國藩
讀焉讀竟而深思焉世風日漓無欲
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不可得

已尚有術焉可以驅民於淳樸而稍
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
之責者事哉今余竊食天祿曾不能
絲毫補救於斯世斯民觀先生之汲
汲於此其視余增愧也道光二十六
年閏五月日湘鄉曾國藩謹序

紀氏嘉言序

聖賢之教有善無惡自治身
以及濟人利物務盡其實以
無愧於已而無所責報焉故
其為書六只
教人勵已而不
言果報惟易
經著餘慶餘殃

之說洪範列休徵咎徵之條，左氏又多載忯異之事則善惡雜出為言果報者所肇端矣自漢迄今據據臆成帙者車載難盡蒸而掾一書觀之其中人動天隨攖善報者皆能

使人躍然以喜獲惡報者皆
能使人懽然
而去惡益豈淺鮮哉故人而
聖賢可以不
重聖賢不可
間紀曉嵐相
國聰明絶特學

問超群可謂賢矣而欲凡人皆有所勸懲以希賢出其緒餘著梶西雜志姑妄聽之等五編其隸事類齊諧拾遺其用心則在勸善懲惡而又夾

敘挾議寓龍門之法於庶幾

俪詭之中視衆家之書體例
為之一變觀者是非易明好
惡之心油然以生功不在経
訓下矣徐君拙存嗜其書輯
其尤有關於人心世道者綜
為四卷尾以己語有心得焉

有身閱焉足與原文相發而
不侈顏之曰紀氏嘉言示不
掠美也然吾謂紀氏之書至
乏而益純蓋原書正奇相間
觀者六短信參半焉此則甫
閱一事即有一事之報合覽

衆事即可悟
善者愈堅其
者立絶其為
氏之功臣也
氏之羽翼也
於予受其書
讀之歎其苦心

孤詣猶覺「世之寶鐸也雖述而不作而境界為之改觀今而後當曰此徐氏之書而不僅曰紀氏之書也已

道光丁未年病月山右愚弟

阿耶繩頫首序

紀氏嘉言序

天道福善禍淫後世說因果之濫觴也然人讀經書多習而不察見果報之說輒易感動者何也聖賢垂教萬世廣大悉備不專為中下人訓故其旨深遠而其辭渾含平易非好學深思不能

心知其意說因果報應者則切
指某人作某善事獲何善報某
人作某惡事獲何惡報歷〻不爽
鑒〻可憑天理昭彰神靈恭瀼
豈令讀其書者或欣然而慕或
惕然而思即說與不識字之野
老村婦亦無不感既歎歎確然信

禍福之果自己求也抑又有可異者勸善懲惡之書人所樂讀而或得一搜神誌怪等編則舍此讀彼者有之矣將何法以挽之使不移其所好乎則莫妙於河間相國紀曉嵐先生所著消夏錄等書能寓勸善懲惡之

意於搜神誌怪之中使人讀之不猒感之易深也夫先生筆記五種豈專為中下人訓者其見理也不似講學家之偏執而精闢過之善悟者可以觀其會通其博物也不蹈考據家之穿鑿而辨析過之多識者可以擴其見

聞其說善惡之報不近僧尼道士
之誕妄而警策過之倏省者可
以資其感動豈則章三句三皆豈
嘉惠後學尚何去取之可云哉
顧吾於是書非敢有所去也特
自有所取耳賤質愚拙望先生
文章學術未能窺其涯涘惟

於其提撕警覺真切處實深欽
服嘗手鈔若干則間亦竊贅數
語題曰紀氏嘉言置之案頭時
翻閱以自惕未嘗出以質諸人
也今年春二三門下士見之佥
謂是書似非可秘為獨得私為
已有者請梓以公諸同好甚

不拂相國當年訓世之意可無
避擅為去取之嫌也輾轉思之
說亦良是爰付剞劂並敘其顛
末如此尚乞高明諒之
道光丙午年清和月後學徐琇
拙存氏序

V.

紀氏嘉言卷之一

曉嵐先生原本

後學徐璐摘錄

頴州吳明經羅鳴言其村林生端人也嘗讀書古廟中廟故宏濶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卒不相聞問一日夜半未寐散步月下忽一客來敘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談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聖賢之爲善若無所爲而爲有所爲而爲其事雖合

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因果之說
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
也然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斷不可
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斷不可
聖人之立教欲人爲善而已其不能爲者則
誘掖以成之不肯爲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
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爲善聖人但與其
善必不責其爲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爲

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爲避刑而然也
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其畏刑慕賞
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
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況
慕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
且謂聖人實以人欲導民矣有是理歟蓋天
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爲中人
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爲中人以下說法

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爲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緇流誘人布施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衆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意不謂然尚欲

更申已意俯仰之頃天已將曙客起欲去固
挽留之忽挺然不動乃廟中一泥塑判官
人心日漓世風不古所可恃以挽回者尚
各有求福免禍之心耳若並將因果之說
抹倒尚何所希冀而爲善何所忌憚而不
爲惡乎先生此論極爲透徹詳明不虛慕
道學之名而實具勸懲之意也春識
族祖雷陽公言昔有遇冥吏者問命皆前定

然乎曰然然特窮通壽夭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瑣記此等事雖大地爲架不能庋此簿籍矣問定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世人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

因其本命以人事營之同一遷官尙書遷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鐫級則宰相典史懸一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鐫矣故事同而報或異也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知之則人事息諸葛武侯爲多事唐六臣爲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恃無鬼神而人心肆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爲矣先姚安公嘗述之曰此或雷陽所論託

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諒亦不過如斯。

此論補前文所未及。實與前文相發明。益

足釋人之疑而堅人之信。璿識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廟也。

有冥吏語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牽君爲

一證。君試思嘗有是事否。士人追憶良是。俄

聞都城隍升座。冥吏曰某控某負心事證人

已至。請勘斷。都城隍察示。士人士人以實

對都城隍曰此輩結黨營私朋來取進以同
異爲愛惡以愛惡爲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
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
本爲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子之道操戈入
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驅之去顧士人曰
得無謂負心者有伏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
得豆因果之相償也花旣結子子又開花因
果之相生也彼負心者又有負心者躡其後

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後閱數載竟如神之所言

推聞及此因果之說更無疑議亦與前文相發明也琇識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卧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爲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坐對談曰君

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聞有神爲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衆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已爲體以治人爲用道家以靜爲體以柔爲用佛氏以定爲體以慈爲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

爲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畧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爲生民立命而操其本於身釋道皆自爲之學而以餘力及於物故以明人道者爲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專以釋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日不食則饑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寬愈消除佛鬱較儒家

爲最捉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
較儒家爲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
致偏勝爲患耳儒者或空談心性與釋老
聃混而爲一或排擊二氏如禦寇讎皆一隅
之見也問黃冠緇徒恣爲妖妄不力攻之不
貽患於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論末流
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即公醉而
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還愧

謝。因縱談至曉。乃別去。竟不知爲何神。或曰狐也。

此論最爲平易。闢佛者無所用其闢。佞佛者無所用其佞。矣。各修本業。各省自身。勿使少留貽患可耳。瘖識

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爲同官所軋。動輒掣肘。步步如行荊棘中。性素迂滯。漸恚憤成疾。

一旦鬱鬱枯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

清曠覽神思開朗壘塊頓消沿溪散步得一
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
以有病容羅具陳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風
因君所未解君七百年前爲宋黃堅某卽南
唐徐熙也徐之畫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
之寵巧詞排抑使況淪困頓銜恨以終其後
輾轉輪迴未能相遇今世業緣湊合乃得一
快其宿仇彼之加於君者卽君之曾加於彼

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之情既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機之感如磁之引鍼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則已一觸則激而立生其終不得消如疾病之隱伏必有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躔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君有舊因君未悟

故爲述憂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自今以往愼勿造因可也羅灑然有省勝負之心頓盡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時聞霍易書先生言或言是衛公廷瑛事先生偶誤記也未知其審併附識之

排抑沉淪非殺身之難可比何以越數百年而終必報復耶此亦滋人疑竇矣然既已種因一段言之鑿鑿愼勿造因一語尤

足發人深省事雖可疑而理實可信也　琦

識

天道乘除不能盡測善惡之報有時而應有時不應有時即應有時緩應亦有時示以巧應余在烏魯木齊時吉木薩報遣犯劉允成爲逋負過多迫而自縊余飭吏銷除名籍見其原案註云爲重利盤剝逼死人命事

交河蘇斗南雍正癸丑會試歸至白溝河與

一友遇於酒肆中友方罷官飲酣後宰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一人褐袴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貧勢也劫財者必誅殺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強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勢不能齊同劫財而有首有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

或以無報爲報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即報
臺釐比較差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見而疑
天道之難明不亦偵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
君命本當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
多端伺察多術工於排擠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
減爲八品君遷八品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
降也因附耳密語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友

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須滅迹

里有張媼自云嘗爲走無常今告免矣昔到陰府曾問冥吏事佛祇有益否吏曰佛祇是勸人爲善爲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養求佛降福則廉吏尚不受賂曾佛受賂乎又問懺悔有益否吏曰懺悔須猛勇精進力補前

愆今人懺悔祇是自首求免罪又安有益姚
安公曰此語非亟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
安得天下愚夫愚婦盡聞是說而以禮懺
之誠事父母勇姑以賂佛之貴厚兄弟親
戚乎吾願明理者隨時隨處以是說曉之
當亦佛所深許也
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善刑
賞有所不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

勸人善其事殊其意同也緇徒執罪福之說
誘脅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惡而以布施
有無分善惡福田之說興瞿曇氏之本旨晦
矣聞有走無常者以血盆經懺有無利益問
冥吏冥吏曰無是事也夫男女搆精萬物化
生是天地自然之氣陰陽不息之機也化生
必產育產育必穢污雖淑媛賢母亦不得不
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爲罪則飲食不能不

便溺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穢汚是亦當有罪乎爲是說者蓋以最易惑者惟婦女而婦女所必不免者惟產育以是爲有罪以是罪爲非懺不可而閻閻之財無不充功德之費矣爾出入冥司宜有聞見血池果在何處墜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猶疑而問之歟走無常者舉以告人人訖無信其言者積重不返此之謂歟

以閨閣之財充功德之費似無大損於人
。世惟至親骨肉之間爭及錐刀之末而獨
不惜財於此事則惑之甚矣惑世誣民此
之謂歟。痡識
。
奴子李福之婦悍戾絶倫日怍其舅姑。
背詛無所不至或微諷以不孝有冥譴輒掉
頭哂曰我持觀音齋誦觀音咒菩薩以甚深
法力消滅罪愆豈畏此婢奈我何後襲惡疾

楚毒萬端猶曰此我誦咒未漱口焚香用竈火故得此報非有他也愚哉蔡明府必昌嘗判宣事朱石君中丞問以佛法懺悔有無利益蔡曰尊常冤譴佛能置訟者於善處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和息也至重孽深讐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卽非佛所能懺悔釋迦牟尼亦無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謂種種罪惡皆可消

滅蓋兩失之。

人情畏難而喜易。緇徒謂禮佛施僧。可免罪孽。卽揣測人情而導之以所易耳。今使進愚夫愚婦而教之曰。爾不孝不友。獲咎甚重。此後須於父母前極其愛敬。翁姑前極其婉順。兄弟間極其篤厚。娣姒間極其和睦。且須念念皆誠。始終如一。方可自贖前愆。唯稱善而心實格格不

入者。畏其難也。若告以爾孳雖重。止須於佛前供奉香燈僧衆布施錢米。按期持齋誦經。即可消除罪案。未有不欣然樂從者。喜其易也。嗟乎。天下豈有此易獲之事哉。其欺人亦甚矣。夫愚夫愚婦爲其所欺尚無足怪。奈何有不愚之人。亦甘受其欺而不悟也。得毋亦避難趨易。自欺其本明之心乎。琦識

北方之橋施欄楯以防失足而已閩中多雨皆於橋上覆以屋以庇行人邱二田言有人夜中遇雨趨橋屋先有一吏攜案牘與軍役押數人避屋下枷鎖琅然知爲官府錄囚懼不敢近但畏縮於一隅中一囚號哭不止吏叱曰此時知懼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吾爲吾師所誤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說皆斥爲佛氏之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爲機

械能深彌縫能巧則種種惟所欲爲可以終
身不敗露百年之後氣返太虛冥冥漠漠併
毀譽不聞何懼而不恣吾意乎不虞地獄非
誣冥王果有始知爲其所賣故悔而自悲也
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
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孽功德即可以消滅
雖墮地獄經懺即可以超度吾以爲生前焚
香布施設後延僧誦偈非吾力所不能既

有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爲亦非地府所能治
不虞所謂罪福只論作事之善惡不論捨財
之多少金錢虛耗眷屬難逃向非恃佛之故
又安敢恣縱至此耶語訖長號諸囚亦皆痛
哭乃知其非人也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
三藏所談非以斂財賂自儒者沽名佛者漁
利其流弊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猶徒藉是以
誘生是未足爲責儒者亦何必乃爾乎

皇皇巨論而以詼奇出之故婉而多風異而善入琇識

王慶坨一嫗恒爲走無常有貴家姬問之曰吾輩爲妾勝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嫗等皆積有善業故今生得入富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有一綫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造惡業則善業

已銷惡業又續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眞善業耳一姪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祈一檢問如冥籍不註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爲王慶垞曹氏壻平生嚴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與語曰此嫗所言

雖未必皆實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福建曹藩司緝杜言。一歲司道會議臬署。食未畢一僕攜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曰有無數奇鬼身皆長丈餘肩乘梁柱衆聞號叫方出問則承塵土落簌簌聲如撒豆急躍而出已棟摧仆地矣咸額手謂鬼神護持也。

日既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
有鬼神鑒察
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
執理者自太固耳獻縣近歲有二事一爲韓
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
明百計醫禱皆無驗有黠者紿以割肉然燈
祈神佑則可以速愈婦不知其紿也竟割肉
然之越十餘日祖姑目竟復明夫受紿亦愚

矣然惟愚故誠惟誠故鬼神爲之格此無理而有至理也一爲丐者王希聖足雙攣以股代足以肘撐之而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橐置草間坐守以待覓者俄商家林人張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贍終其身希聖曰吾形殘廢天所罰也違天坐食將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後卧裴聖公祠下忽有醉人曳其

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猶及見之自述此事甚詳蓋希聖爲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焉非似無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二事於縣志講學家病其語怪然耳目昭昭終不能指爲烏有故余復推論其理明其非怪焉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

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辯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於廡下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秋責備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必苟同世人於違禮之事動曰某某曾爲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

何事不曾有人爲可一據以藉口乎

嘉慶辛酉年四月余偕同學李君赴潞河科試。李又約某同寓偶游城隍廟暫憩東廊社公祠。先有人卧眠神龕側。二君遂坐其下。余以爲不可。二君曰彼可卧吾不可坐乎。余謂彼則可耳。我輩何可效尤。弗聽。少選買食櫻桃以其核擲鬼卒口中。復以烟筒納其口以博一笑。余爲取下。又揩糕

餅牌票作二寸許置鬼卒手僅留回回二字向外遂相牽引而出行數武余折回取下二君皆以爲迂拘五月初七試畢某先回京其妻遂於是日遘瘋疾舉家憂懼醫治祈禱皆無效竟自縊死李於次日回京即患痢症甚危纏綿數月乃謁治得痊鬼神之不可侮也如是神之責陳生尚從寬典耳琦識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冥事疑其爲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寐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共話至二

。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以儒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不能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只問已心問心無愧即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即陰律所謂惡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

何由大抵鬼與鬼競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刺促不安故現變怪驅之去一由祟人求祭享一由祟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賴橫行爲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慾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鬼應之則

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
上冢見游女蹋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
嬉笑其幽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
宮數鬼教諭鮑先生出則瑟縮伏草間訓導
某先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
尤視乎其人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
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疾樵牧弗敢近一

老儒耿直負氣由所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
必憩息偃蹇傲睨竟無所見聞如是數年一
日又坐墓側袒裼納涼歸而發狂譫語曰曩
以汝爲君子故任汝放誕未敢侮汝汝近乃
作負心事知從前規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
不復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禱昏憒數日始痊
自是索然氣餒每經其地輒俛首疾趨覩此
知魅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敢校亦

觀此而知魅亦可畏行苟有玷雖秘之而皆能窺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勝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公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衆以爲不祥將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之者也石言于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禍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

羊自是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
拔貢戊子中副榜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者君子也一鄉推祭
酒焉家忽有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
則撼窗扉毀器物擲污穢無所不至老儒緣
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諸生以河
工事憩州官期會於學宮將以老儒列牒首
老儒以狐祟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

坐聚衆抗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乃知爲尼其行也是故小人無瑞小人而有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吳惠叔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籃縷荷校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貴皆可帶至但人不肯帶耳生前有功德於人

者至此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
計可也揮手嗚咽而別李南澗曰善哉斯言
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
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村人父文仲以
木工自給偶與人鬬擊之踣誤以爲死懼而
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似出山海
關六兩是時妻方有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

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識乃問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恒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有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平未出里閭

天地茫茫何從蹤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
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
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阻
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泫然曰苟相遇生則共
返沒則負骨歸苟不相遇寧老死道路間不
生還矣衆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後念父避
罪亡命必潛蹤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
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

曰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爲之感泣引至家欵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所說略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父出亡年月且縷述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嗷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

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義故尋訪無
○○○○○○○○○○○○
迹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謀歸計
○○○○○○○○○○○○
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踵
○○○○○○○○○○○○
○○○○○○○○○○○○
跻奔還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以往竟奉以
○○○○○○○○○○○○
○○○○○○○○○○○○
歸歸年七十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
○○○○○○○○○○○○
○○○○○○○○○○○○
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
○○○○○○○○○○○○
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與相似天
○○○○○○○○○○○○
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

業僅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俾學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

時癸丑重陽後二日

忽遇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皆若神助非人力所能爲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人力亦可也

余十二三歲時聞從叔粲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戍黑龍江沒數年矣其子稍長欲歸

其骨而貧不能往恒蹙然如抱深憂一日得
豆數升乃屑以爲末水搏成丸衣以赭土詐
爲賣藥者以往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食耳
乃沿途買其藥者雖危證亦立愈轉相告語
頗得善價竟藉是達成所得父骨以篋負歸
歸途於窩集遇三盜急棄其資斧負篋奔盜
追及開篋見骨怪問其故泣涕陳述共憫而
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間一盜忽擗踊大慟

曰此人孱弱如是尙數千里外求父骨我堂
堂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耶諸君好住吾
今往肅州矣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
子終不返顧蓋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風微無
傳於世余作瀟陽消夏錄諸書亦竟忘之癸
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廬偶然憶及因錄以
補志乘之遺儻亦潛德欲彰幽靈不泯有以
默啟余衷乎

瞽者劉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餘恒往來衛
河旁遇泊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
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
夢中囈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名則旬日必
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之
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
日糧艘泊河干瞽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
曰是爾耶殷桐在此爾何能爲瞽者狂吼如

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淋漓滿地衆前
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臨流而沒後得
尸於天妃宮前桐捶其左脅骨盡斷終不釋
手十指摳桐肩背深入寸餘兩顴兩頰齧肉
幾盡迄不知何讐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撫
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矣以孱弱之
人搏强横之人其不敵亦決矣此較伍員之
讐楚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回卒得

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
宋高宗之歌舞湖山宪未可以勢弱解也
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徧詣
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
途失足墮枯井中旣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
歲路無行人呼號嗌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温
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
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

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卧病待瞽子以養今併瞽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莩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瘧將殆

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聲淚並下衆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巨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姚安公曰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其父將沒家

惟存一青布袍。將以斂其母曰。持此易米。尙可多活月餘。何爲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會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爲偶然。則王祥固不再得魚。孟宗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機耳。汝烏乎知之。

陳竹吟嘗館一富室有小女奴聞其母行
乞於道餓垂斃陰盜錢三千與之爲儕輩所
發鞭箠甚苦富室一樓有狐借居數十年未
嘗爲祟是日女奴受鞭時忽樓上哭聲鼎沸
怪而仰問聞同聲應曰吾輩雖異類亦具人
心悲此女年未十歲而爲母受箠不覺失聲
非敢相擾也主人投鞭於地面無人色者數
日

滄州劉上玉孝廉有書室爲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語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檐際朗言曰公爲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狠須而歸咄咄咄不怕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

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眞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卽去

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頹垣齊如界畫乃寡婦守病姑不去也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歟

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巷狹風猛夾路皆烈焰有

張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籌所以移避既而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軍升後巷屋尋聲至所居垂綆使縋出張夫婦呼曰母柩在此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爲闔門並燬

燼遥望太息而已及火熄尋視其屋蹔然獨
存蓋同甃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
一質庫始復西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然此
事癸丑七月德州山長張君慶源錄以寄余
與余瀼陽消夏錄載嫗婦事相類而夫婦子
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矣夫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況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況六
人並純孝乎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

亦不能不爲之挽回人定勝天此亦其一事也雖異聞卽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君不相識而間關郵致務使有傳則張君之志趣可知矣因爲點竄字句錄之此編其事實則一無緣飾焉呂大常舍暉言京師一民家停柩遇火無路可出亦無人肯助舁乃闔家男婦鍬鏃刀鏟合手於室內掘一坎置棺於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雖被焚棺在坎竟無

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應變之急智○因張孝
子事附錄之○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爲雷焰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泣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

一也。

無勃谿狀。而能使其夫與母爭。是其惡在陰險。較陽暴爲尤甚。顧其夫亦非無罪而仍使之蘇者。殆欲其自吐供狀。使天下婦人知陰惡之上干天怒耳。琦識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城西門外橋上雷震死一人。端跪不仆。手擎一紙。裹雷火不燃。驗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聞信至。

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嘗詬誶
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
一夜不從也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
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麪以供母
妻匿其好麪以粗麪溲穢水作餅與母食是
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噭然一聲丐起視之
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

沈媪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
一惡少感寒疾昏憒中魂已出舍倀倀無所
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
吏其故人也爲之檢籍良久蹙額曰君多忤
父母法當付鑊湯獄今壽尚未終可且反壽
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吏
搖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卽釋迦牟尼
亦無能爲力也惡少泣涕求不已吏沈思曰

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登座問虎頷下鈴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繫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可免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吏笑曰又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憐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壽如是

○○○○○○以已許懺悔矣○從兄旭升言有丐婦甚孝其姑○嘗飢踣於路○而手一盂飯不肯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聽指揮而已一日同棲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婦使受陰氣發○寒熱一人辯稱手捧急檄倉卒未及睹又問○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照數尺爾豈盲○耶俄聞輗軏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

○果有一婦饁田爲旋風所撲患頭痛悶其行○事果以孝稱自是感動事姑恒恐不至云○

褚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牆圮泥土簌○簌下婦聞聲急起以背負牆而急呼姑醒姑○甸匐墮炕下婦竟壓焉其屍正當姑臥處是○眞孝婦以微賤無人聞於官○久而併佚其姓○氏矣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無哭

我以代死之故今已爲神矣鄉之父老皆
曰婦果爲神何不示夢
曰吾夜夢亦如是或曰婦果爲神何不示夢
於其姑此鄉鄰欲緩其慟造是言也余謂忠
孝節義沒必爲神天道昭昭歷有徵驗此事
可以信其有卽曰一人造言衆人附和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以爲神天亦
必以爲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戈荔田言有婦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

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窘急無計。亦恚而自縊。家無隙地。乃潛詣是室。甫啟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爲厲。我今還爾命。婦不答。徑前撲之。陰風颯然。倏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代。然子婦無讐

姑理尤無以姑爲代理是以拒姑返幽室沈
淪悽苦萬狀姑愼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
悔不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七日戈傅
齋曰此婦此念自足生天可無追薦也此言
良允然傅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嗛
焉

東光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
每南步焉小舟馬公司藥言雇王氏有弓靑

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
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
七十老媪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
爾胡棄兒而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
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
死婦嗚咽不成聲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
何許人但於姑詈時知其爲姓張耳有著論
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

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旣兩世窮發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卽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能不耿耿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肯不肯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肯悔又何如

耶此婦所爲超出恒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
自殞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
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寃黃泉賣
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
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
完人辯則辯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滄州一游方尼卽前爲某夫人解說因緣者
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

粗糲爲供亦欣然就之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峯張公家一范姓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既蒙見施布即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以奉贈爲尊姑製一絮衣可乎僕婦踧踖無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此乃深得佛心惜閨閣多專其竟無人能舉其名

河間一舊家宅上忽有鳥十餘哀鳴旋繞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測兆何事數日後乃知其子鬻宅償博負鳥啼之時即書券之時也豈其祖父之靈所憑歟爲人子孫者聞此宜愴然思矣

崔東有劉某者母愛其幼弟劉愛弟更甚於母弟嬰痼疾母憂之廢寢食劉經嘗療治至醫其子以供醫藥嘗語妻曰弟不救則母可

慮毋寧我死耳。妻感之。鬻及袒衣無怨言。弟病篤。劉夫婦晝夜泣守。有丐者夜棲土神祠。聞鬼語曰。劉某夫婦輪守其弟。神光照爍猝不能入。有違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聲東而擊西。汝知之乎。次日其母竈下猝中惡。夫婦奔視。母蘇而弟已絕矣。蓋鬼以計取之也。後夫婦並八十餘乃卒。双子劉琪之女嫁於窪東言聞諸故老云。劉翁事母以小者事盡孟

如一牛有告以某忤其母者劉掉頭曰世豈有是人人豈有是事汝毋造言其癡多類此傳以爲笑不知乃天性純摯直以盡孝爲自然故有是疑耳郝陵川王彦章墓詩曰誰意人間有馮道卽此意也

宛平陳鶴齡名永年本富室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

產三分之二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以貲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算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取無著鶴齡遂大貧此乾隆丙午事也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冬不負人

鶴齡所爲世人之所謂癡也而鬼神乃默
相之處家庭骨肉間宜視此 孫益亭識
琴工錢生言其鄉有人家酷貧傭作所得悉
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燈下撚紵
線見窗下一人面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
探手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
士蝕斑然鄉僻無售者僅於質庫質得錢四
千質庫置櫃中越日失去深懼其來贖此人

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攬得豈可復脅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酬其直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達公曰此天以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哉至慨還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耳世未有鍥薄姦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鍥薄姦黠者也

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詣縣訟之歸憩一寺見緇袍滿座梵咒競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宣疏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以兄病危爲叩佛祈福也三槐嚬呻搥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掖至家不寢不食仍頓足捶胸誦此一語兩三日不止大椿雙桂故別住聞信俱

來持其手哭曰弟何至如是三槐又癡立良久哭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長號數聲一踊而絶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聖賢所謂改過佛氏所謂懺悔也苟充是志雖田荆姜被均所能爲神方許之安得亟之其一慟卽殞眞由感動於中天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人世故一瞑不視戢影黃泉豈神之

往莫收無學問以濟之無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遂不能惡始美終以圖晚蓋是則其不幸焉耳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水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闌楯下與外祖雪峯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渡

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曳落近岸淺水
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
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湧有聲一糧艘張雙帆
順流下急如激箭觸渡船碎如柿數十人並
沒惟此曳存轉怒爲喜合掌誦佛號問其何
適曰昨聞族弟得人二十金鬻養媳爲人妾
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贖之往贖
耳衆同聲曰此一擊神所使也促喚渡船送

之過余方十歲但聞爲趙家莊人惜未問其姓名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滄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販緣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繼索中斷橫掃而過兩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死先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眞大怪事先外祖

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

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曰脉現鬼症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瞋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爲厲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誰有解釋之法其肯解與否仍在本人若

倫紀所關事干天律雖緣章拜奏亦不能上達神霄此崇乃汝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姪汝蠶食鯨吞幾無餘遞又煢煢孤稚視若路人致饑飽寒温無可告語疾痛疴癢任其呼號汝父茹痛九泉訴於地府冥官給牒俾取汝子以償冤吾雖有術祇能爲人驅鬼不能爲子驅父也果其子不久即逝後終無子竟以姪爲嗣

故城賈漢恒言張二酉張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撫姪如己出理田産謀婚娶皆殫竭心力姪病瘵經營醫藥殆廢寢食姪歿後恒忽忽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病革昏瞀中自語曰咄咄怪事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知過矣兄對閻羅數我曰此子非不可化誨者汝爲叔父去

父一問耳乃知養而不知教縱所欲爲恐拂
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惡疾以終非汝殺之而
誰乎吾茫然無以應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
而殁三辰所爲亦未俗之所難坐以殺姪春
秋責備賢者耳然要不得謂二酉苛也平定
王執信余已卯所取士也乞余誌其繼母墓
稱母生一弟曰執璧平時飲食衣服三子無所異遇有過責笞捶楚亦

三子無所異也賢哉數語盡之矣

三辰所爲特恐人議其不愛姪耳挾此私意遂至姑息養姦以愛之者害之矣此一番識

里人范鴻禧與一狐友暱狐善飲范亦善飲約爲兄弟恒相對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遇於秫田問問何忽見棄狐掉頭曰親兄弟尚相

殘何有於義兄弟耶不顧而去蓋范方與弟訟也楊鐵崖白頭吟曰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此狐所見正同

從舅安公介然言佃戶劉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惟歲祭以酒五瓶雞子數枚而已或遇火盜之類輒叩門窗作聲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日忽聞吃

吃笑不止問之不答笑彌甚怒而呵之忽應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疾其親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預於君而見怒如是劉大慚無以應俄屋上朗誦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太息數聲而寂劉自是稍改其所爲後余以告邵閬谷閬谷曰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狐能

言之此正言莊論所難入而狐以詼諧悟之
東方曼倩何加焉予儻到劉氏倉屋當向門
三揖之
劉香晚言一孝廉頗善儲積而性嗇其妹家
至貧時逼除夕炊煙不舉冒風雪數十里徒
步乞貸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
窘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脫簪珥付之
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罄所有

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
敗供曾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移牒來
問又迫於公論弗敢認其婦恔財不能忍陰
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弗見客者半載夫
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嗇之故漠如陌路此
眞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
弗敢言得而不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摧心
茹痛自匿其瑕復敗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

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然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其足爲善矣此一愧雖以孝友賢產託其弟而行商從孫樹森言晉人有挾貲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其索還貲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憒憒不牒其商所問眞贋而依古法滴血試

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娼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暱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貲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

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氷雪上。東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即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令之泥古也

莆田李生裕翀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

子一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爲兄嫂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平心知爲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祟爾兄哭何益鬼却退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祟父之下兄爲尊矣禮亦不敢祟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爲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

兄之妻兄不可崇耶嫂豈可崇耶嫂愧不敢出
自是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
之變者盡如此鬼焉有鬩牆之釁乎
鞠庭和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脅侵
餌殆無以自存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兄倉
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煙焰迷漫無路可
脫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緩須臾
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其

數朝之內忽跖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勝於爲厲多多矣

王青士言有弟謀奪兄產者詔訟師至密室籌燈籌畫訟師爲設機布穽一一周詳併反間內應之術無不曲到謀既定訟師掀髯曰令兄雖猛如虎豹亦難出鐵網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謝曰與君至交情同骨肉豈敢忘大德時兩人對據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

繞室趨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長毛髯髯如
蓑衣指訟師曰先生斟酌此君視先生如骨
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躍上屋檐而去二
人與侍側童子並驚仆家人覺聲息有異相
呼入視已昏不知
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蘇
具述所聞見二人至曉乃能動事機已洩人
言藉藉竟寢其謀
猶一妓者相愛甚
然欲爲脫籍則拒不從許

以別宅自居禮數如嫡拒益力怪詰其故曰然曰君棄其結髮而暱我此豈可託以終身者乎與此鬼之言可云所見畧同矣

紀氏嘉言

二卷

PL
3700
.C52
C5
v.2

紀氏嘉言卷之二

曉嵐先生原本
後學徐璈摘錄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一宦家婦。不見答於夫。鬱鬱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詢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

者必相歡以怨合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曰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

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
婦曰此尼所說眞閨閣中解寃神咒也信心
行持無有不驗如或不驗尙是行持未至耳
朱導江言有妻服已釋忽爲禮懺者意甚哀
切過於初喪問之初不言所親或私叩之乃
泫然曰亡婦相聚半生初未覺其有顯過頃
忽夢至冥府見女子數百人鎖以銀鐺驅以
骨朶入一大官署中俄聞號呼悽慘慄魄動

魂既而一一引出並流血被骭匍匐漆行如
牽羊豕中一人見我招手視卽亡婦驚問何
罪至此曰坐事事與欺父欺君竟同一理
常態不意陰律至嚴如斯者何事曰不過骨肉之
故墮落如斯問二意初謂爲家庭
中私庇子女奴隸之中私庇婢媪親串之中
私庇母黨均能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
必受鐵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脫此纍纍者皆

是也尙欲再言已爲鬼卒曳去多年伉儷未
免有情故爲營齋造福耳夫同牢之禮於情
最親親則非疎遠者所能違故二人同心則家庭
尊尊則非卑者所能間敵體之義於分本
之纖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與知而不能自
爲者皆是以彌縫其闕苟徇其私愛意有所
偏則機械百出亦可於耳目所不及者無所
不爲種種曇端種種敗壞皆從是起所關者

大則其罪自不得輕況信之者至深託之至重而欺其不覺爲所欲爲在朋友猶屬負心應于神譴則人原一體分屬三綱者其負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尋常細故斷以嚴刑固不得謂之深文矣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貲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太學惑之託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攜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

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媪皆妻黨太學父子反
煢煢若寄食又久而篋鑰簿籍錢粟出入皆
不與聞殘杯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
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閧於外妻母妹等詬
於內嘗爲衆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
者其子狂奔至一搤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
已恚不自勝詣後圃將自經忽一老人止之
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

家久不平尤甚君但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
圖狐驅逐神必許君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
鳴窗扉震撼妻黨皆爲磚石所擊破額流血
俄而妻黨婦女並爲狐媚畫則發狂裸走醜
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坌集數十狐更
番嬲戲厨中餚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
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
稍稍招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

覬覦未息恒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餽亦然由是携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有所遂絶迹然核計貲産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而狐百計代謀之豈狐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爲奮然而起也雖狐也而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妬萬
無納妾理恒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
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
念盍言其實或一効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
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卒
衣裝十許具當有以報命如不能製卽假諸
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誑取無所用
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爲是夕婦夢魘呼不醒

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股皆青黯。問之。秘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媪。云將買妾。人皆弗信。其夫亦虑後患。殊持疑。既而婦長跪。聲累日醒而促買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即整飭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故。夫

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道衆爲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府。用桃杖決一百。遣歸。刻期令納妾。婦初以爲噩夢。尚未肯俄三日一攝如徵比然。其昏昏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卽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

矛用以殺掠則刼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齎手之藥可以洴澼絖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嚚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之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强梗聖人之意深矣

有故家子。日者推其命大貴。相者亦云大貴。然垂老官僅至六品。一日扶乩問仕路崎嶇之故。仙判曰。日者不謬。相者亦不謬。以太夫人偏愛之故。削減官祿。至此耳。拜問偏愛誠不免。然何至削減官祿。仙又判曰。禮云。繼母如母。則視前妻之子當如子。庶子爲嫡母服三年。則視庶子亦當如子而人情險惡。自設

心一起機械萬端小而飲食起居大而貨財
田宅無一不所生居於厚非所生者居於薄
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離間讒搆密運陰謀
詆誶嶭凌罔循禮法使罹毒者飲泣吞聲旁
觀者拊膺切齒猶嘵嘵稱所生者之受抑鬼
神怒視祖考怨恫不禍譴其子何以見天道
之公哉且人之受享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
之自然既於家庭之內強有所增自於仕宦

之途陰有所減子獲利於弟兄多矣物不兩大亦何憾於坎坷乎

中一婦聞之曰悖哉此仙前妻之子恃其人悚然而退後親串長無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寵無不凌轢其兄者非有母爲之撐拄不盡爲魚肉乎姚安公曰是雖近之也世情萬變治家者平心處之可矣

婦人溺愛不明難以深責爲之子者當善

為幹母之蠱耳幹蠱之法不在臨事幾諫
而在平時常言異母弟兄之長處不言其
短處常言其待己厚處不言其薄處則母
心自平氣自和其偏私之見自消使母獲
令名而已不至削減官祿不亦善乎 琦識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時語子孫曰舊聞
地下眷屬臨終時一相見今日果然幸我
平生尚無愧色汝等在世家庭骨肉當處處

留將來相見地也姚安公曰聰明絕特之士事事皆知而獨不知人有死經綸開濟之才事事皆能計而獨不能爲死時計使知人有死一切作爲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爲死時計一切作爲必有悚然自止者惜求諸六合之外失諸眉睫之前也

張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時顧侍者曰不起矣聞將死者見先亡今見之

矣既而環顧病榻若有所覓喟然曰錯矣俄
又拊枕曰大錯矣俄又瞋目齧齒招掌有痕
曰眞大錯矣疑爲讒語不敢問良久盡呼女
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嚮以爲夫族疎而母族
親今來導者皆夫族無母族也吾嚮以爲媳
疎而女親今亡媳在左右而女不見也非一
氣者相鬬異派者不屬乎回思平日之存心
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誤矣爾曹勿

再誤也此三叔母張太宜人所親聞婦女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猶是大智慧人能回頭猛省也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言。近一貴花媪。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立樹下。以手招之。無路可避。因戰慄拜謁某夫人曰。吾夜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女我壻一切陰謀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

拋心力吾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
人咄咄詈無地自容日惟避此樹邊苦雨凄風
酸辛萬狀尚不知沈淪幾載得付轉輪似聞
須所奪小郎資財耗散都盡始冀有生路也
又堉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鈿小篋中囑其
檢出毀滅免爲他日口實丁寧再三嗚咽而
滅媪潛告其女女怒曰爲小郎游說耶迫於
篋中見前札乃始悚然後女家日見消敗親

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矣
孔子有言諫有五吾從其諷焉聖人之究悉
物情也親串中一婦無子而陰忮其庶子姪
若壻又媒孽短長私黨膠固殆不可以理喻
婦有老乳母年八十餘矣聞之匍匐入謁一
拜輒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婦問何不依
爾姪曰老奴初有所蓄積姪事我如母誘我
財盡今如不相識求一盂飯不得矣又問曷

不依爾女若婿曰婿誘我財如我姪我財盡後棄我亦如我姪雖我女無如何也又問至親相負易不訟之曰訟之矣官以爲我已出嫁於本宗爲異姓女已出嫁又於我爲異姓其收養爲格外情其不收養律無罪弗能直也又問爾將來奈何曰亡夫昔隨某官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訟姪與婿時官以爲旣有此子當養嫡母不養則律當重誅已

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爾婦爽然若失自是所爲遂漸改此親戚族黨譙焦舌敝不能爭者而此媪以數言同其意現身說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耳觸謦之於趙太后蓋用此術矣

董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夜起洒掃節孝祠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

媪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眞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何亦同來一媪答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蓽屋湮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苦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閻曹自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貪婦誚旌

索其常例寘責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
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節婦之難邀旌表由於胥吏索費甚重。
不能滿其慾壑輒以冊結不合款式駁斥。
不行此盡人知之而無如何者也聞顏制
軍魯與先生在直隸藩司任內飭令禮吏。
開寫冊結格式呈閱即具文通行各牧令。
學官俾嗣後請旌之案俱照此式上詳。

而胥吏遂無所施其伎倆矣。○學政皆如此留心其所以嘉惠窮黎者豈淺鮮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串畢集。○相謔者戲問曰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畢忽似昏

眩喃喃作囈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爲鬼神無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相晤以何面目相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論之曰佛戒意惡是剗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爲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頗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

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皎
然不自欺者也又何必諱之
東光馬節婦余妻黨也年未二十而寡無翁
姑兄弟亦無子女艱難困苦坐卧一破屋中
以浣濯縫紉自給年八十餘乃終余嘗序馬
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與母之族氏則忘之
久矣相傳其十一二時隨母至外家故有狐
夜擲瓦石擊其窗聞屋上厲聲曰此有貴人

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終。殆孟子所謂天爵歟。先生與同里嘗爲作詩曰。早歲吟黃鵠顧連四十春懷貞心比鐵完節鬢如銀慷慨期千古彫零剩一身幾番經坎坷此念未緇磷原註節婦初寡時尚有薄田數畝有欲迫之嫁者侵凌至盡震撼驚風雨攜呵賴鬼神原註一歲霖雨經旬鄰屋新造者皆圮婦一破屋揩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憐貧稍覺親朋少羞爲乞索頻一家徒四壁九

食度三旬絶粒腸空轉傭針手盡皴有薪皆
掃葉無甑可生塵黧面眞如鵠懸衣半似鶉
遮門纔破薦原註屋扉破碎不能葺以破薦代扉者十餘年藉草是
華茵只自甘飢柬翻嫌話苦辛偷兒嗆餓鬼
原註夜有盜過節婦呼屋上節婦呼進汝餓鬼家女伴笑癡
問盜大笑曰吾何至汝再醮富室歸家時華
人原註有同巷貧婦再醮富室歸家時華服過節婦曰看我享用汝非太癡耶生
死心無改存亡理亦均喧闐憑燕雀堅勁自
松筠伊我欽賢淑多年共里閭不辭歌詠拙

取表性情眞。公議存鄉校。
廷評待史臣。他時邀
紫誥光映九河濱蓋先生壬申公車主予家
時所作故僅云顛連四十春詩格絶類香山。
敬錄於此一以昭節婦之賢一以存先生之
遺墨也後外舅周篆馬公見此詩遂割腴田
三十畝爲節婦立嗣且爲請
旌或亦諷諭之力歟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金二
百鬻養媳爲妾者至期强被以綵衣掖之登
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媒媪擁之
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婦母族無一人
莫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旋
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
縣城飛渡泥淖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
傾覆至縣衙乃屹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

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
董曲江言陵縣一婺婦夏夜爲盜搖窗入乘
其睡汚之醒而驚呼則逸矣憤恚病卒竟不
得賊之主名越四載餘忽村民李十雷震死
一媳合掌誦佛曰某婦之冤雪矣當其呼救
之時吾實見李十踰牆出畏其悍而不敢言
也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貧富室之隙有鬻其

養媳爲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年義不再適度勢不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棲止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踉蹌醉歸橫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囈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

訟官乃得不鬻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翁姑鬻養媳事多有之而此獨得訶護以免者甘心同逃義不再適其堅貞足以感召神靈也　瘖識

杜林鎮土神祠道士夢土神語曰此地繁劇吾去矣河夔致交卸孝子節婦家眞寫

童稚今鐫秩去矣新神性嚴重汝善事之恐
不似我姑容也謂春夢無憑殊不介意越數
日醉卧神座旁得寒疾幾殆
廖媪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
未三十而寡誓不再嫁依先太夫人終其身
沒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
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妥公亦不以常媪遇之
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饑飽寒暑無一不體

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即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筦鑰理庖厨。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終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中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於廢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遥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毋多言。廖家節婦在室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

日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族姪竹汀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撫子數年矣一日見華服少年從牆缺窺伺以爲過客誤入罵之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土人亦無此華服心知是魅持梃驅逐乃復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登牆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驗越七八日

白晝晦冥雷擊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絶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況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殛也固宜顧必待遲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殛死亦待奏請而後刑由社公輾轉上聞稍稽時日乎然匹婦一哭遽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常山道中加班轎夫劉福言長姐者忘其姓山東流民之女年十五六隨父母就食於赤

峯租田以耕一日入山樵采遇風雨避巖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間遙見雙炬疑爲虎目至前則官役數人衣冠不古不今叱問何人以實告官坐石上令曳出衆呼跪長姐以爲山神匍匐聽命官曰汝夙孽應充我食今就擒當啖爾速解衣伏地上無留寸縷致挂礙齒牙知爲虎王殺餘祈免官曰視爾貌尚可肯侍我寢當赦爾後當往來於爾

家且福爾長姐憤怒躍起曰豈有神靈肯作此語必邪魅也啖則啖耳長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塊擲擊一時奔散此非其力足勝之其氣足勝之也其氣足勝之其貞烈之心足以帥其氣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滄州城守尉永公寧與舅氏張公夢徵友善余幼在外家聞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鋒有

女曰平姐年十八未許人一日在門外買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出視路無是人鄰里亦未見是夜扃戶寢少年乃出於燈下知爲魅亦不驚呼亦不與語操利劒偽睡以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於牀下誘說百端平姐如不見聞少年倏去越片時復來握金珠簪珥數十事倏約千金陳於牀上平姐仍如不見聞少年又去而其物則未收至

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伺爾徹夜爾竟未取一視也人至不可以利動意所不可鬼神不能爭況我曹乎吾誤會爾私祝一言妄謂托詞於父母故有是舉爾勿嗔也斂其物自去蓋女家素貧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餉不足贍會私祝佛前願早得一壻養父母爲魅所竊聞也然則一語之出一念之萌曖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塗飾假借乎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饑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齧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覩面幼年懦怯懼遭呵詈不敢近相視

揮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
一覩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相見也
後間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
閩中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
日病死婦聞婢媪道其姓名籍貫形貌年齒
始知之時方坐筆捧樓上凝立良久忽對衆
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
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

夫其故有二一指拄綱常寧死不奪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纏綿不能自割彼其意中不以當死不死爲貢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爲辜夫之望哀

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善之道哉

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媪挑之夜入其閨闔扉將寢忽燈光綠黯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焰四射圓如二尺許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並噭然仆楊下家人驚視其事遂敗或疑嫠婦墮節者則衆何以此鬼獨有靈余

謂鬼有强弱人有盛衰此本强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爲厲耳其他茹恨黃泉冤纏數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哉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巨室無故家中廩自

焚以爲偶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闔家大擾一
日廳事上砰磕有聲所陳設器玩俱碎主人
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
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訟爾於神矣梁上即應
曰爾好射獵多殺我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
伺隙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雷神
電君門尉禁我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家
兄弟外爭妻妾內訌

讐敗徵已見兆氣應之諸神不歆爾祀邪鬼
已闢爾宅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尙憒憒哉其
聲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
曰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
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不遠矣幸未及也如
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其所爲猶
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
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

反覆開陳引答自責淚涔涔漬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豕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始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謝罪聞梁上曰我復讎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歎詫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一聞狐言而遂痛哭自責可知外爭內訌主人本已憂之特未料禍之卸來耳一聞

主人之言而遂盟神自矢可知焚廪碎器家衆固已懼之特未知乘氣所致耳家道不和者安得盡遇狐爲警覺哉以此爲鑒早自省悟可矣　瑣識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間倦而少憩聞一鬼遥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衆鬼曰神筵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軋乘戾之氣充

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勿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爲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瀆祀以冀神佑神受賕乎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

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針磁石引針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

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爲四肢四肢各歧爲五指是別爲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者則兩身而已矣

周景垣前輩言有巨室眷屬連艫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艦來同泊門燈檣幟亦官舫

也日欲沒時艙中二十餘人露刃躍過盡驅
婦女出艙外有靚粧女子隔窓指一少婦曰
此卽是矣羣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我
卽爾家某婢之父也爾女酷虐我女鞭箠炮
烙無人理幸逃出遇我爾追捕未獲銜冤次
骨今來復讎也言訖揚帆順流去斯須滅影
緝尋無跡女竟不知其所終然情狀可想矣
夫貧至鬻女豈有所能爲而不慮其能爲盜

也婢受慘毒復何能報而不慮其父能爲盜也此所謂蜂蠆有毒歟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恒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媪能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此妾有夙冤然應償二百鞭耳今妬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

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于鬼神之忌娘子遇
我厚竊見冥籍不敢不相聞妻哂曰死媪謾
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會經畧莫洛遘王輔臣
之變氛黨蜂起李沒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
得喜其明慧寵以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
操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恰
歸韓公妾蓄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
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粧臺前自視下

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
爲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繳爾俞犬豕妻
憚死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
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
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眞頑鈍無恥哉抑亦鬼
神所忌爲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
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猶顯易
其位也明季嘗游襄鄧間與術士張鴛湖同

舍鴛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
私語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
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
之互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
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
者妾作妾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
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親族不能判鳴之官
官怒爲妖妾笞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

形而論妻實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妬婦不可以理喻惟惕以鬼神顛倒之奇

或可稍爲儆覺耳

東光霍從占言一富室女五六歲時因夜出觀劇爲人所掠賣越五六年掠賣者事敗供曾以藥迷此女移牒來問始得歸歸時視其飢膚鞭痕杖痕箠痕灼痕燙痕爪痕齒

痕徧體如刻畫其父母抱之泣數日每言及
淚輒霑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無人理幼
時不知所爲戰栗待死而已年漸長不勝其
楚思自裁夜夢老人曰爾勿短見再烙兩次
鞭一百業報滿矣果一日縛樹受鞭甫及百
而縣吏持符到蓋其母御婢極殘忍凡敲觫
而侍立者鮮不帶血痕同睚一視則左右無
人色故神示報於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後疽

發於項死子孫今亦式微從占又云一宦家婦遇婢女有過不加鞭箠但褫下衣使露雙股伏地卧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後患顛癇每防守稍疎輒裸而舞蹈云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千名義瀆倫常壞風俗皆王法之所禁也若癡兒騃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

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咨猶未斂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衆言見女嬉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爲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徙之際舉足趦趄無事之

時望影藏匿跋前疐後日不聊生漸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後某公歿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見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孩稚之時即先定婚姻使明知爲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

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古禮也某公僕婢無多不能使各持其事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處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魂爲厲猶以於禮不可爲詞其斯爲執拗貽誤乎

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二語洵爲

至論。因念養媳之俗。各省皆有之。始而兩小無猜。遂爾同居。閱忌迨數年。後。形貌稍長。知識漸開。其勢既不能遠嫌。其情自難免相慕。聽其狎暱。必至苟合貽羞。過爲防閑。又恐鬱結成疾。爲翁姑者。皆不能辭其咎也。則何如待時婚娶之爲善乎。然亦有女家貧苦無以自存。或母死父鰥。別無可託。不得不將女送付翁姑。翁姑不能不留

爲撫養者將若之何則惟明範以禮而隱
察其情隨時酌宜早爲完配庶幾情不拂
而禮亦不至或越耳 春識

有納其奴女爲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
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
五主聞其姝麗亦納爲媵心弗願亦無如何
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妻曰不納某
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

一女日搆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爲小姑所搆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爲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窗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卽所蓄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熏灼竟至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

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蠍陡螫其舌潰爲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矣語言不復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姦賊敗露使無可蹤跡追捕也姚安公嘗見房師石窗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淳令梁公潤堂家則自稱河南李定梁公頗倚任之臨起程時此人忽得異疾乃託

姚安公暫留於家約痊時續往。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以漸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作蠅頭字記所閱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陰事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與聞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讞斷案牘無一不詳載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几上官竟弗敢追也今得是疾豈

非天道哉霍丈易書曰此輩依人門戶本爲
舞弊而來譬彼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
人善駕馭耳加喜其便捷委以耳目腹心未
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吾
責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猶未揣其本
使十七官絶無陰事之可書雖此人日日稟
筆亦何能爲哉

此人若遇無陰事可書之官斷不肯稟筆

從之矣。瘖識

先姚安公有僕貌謹厚而最有心計。一日乘主人急需飾詞要勒得贏數十金其婦亦悻悻逃苦無資斧既得此金即盜之同遁越十餘日捕獲夫婦之姦乃並敗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牽引一至於斯殆有鬼神顛倒其間也夫鬼神之顛倒豈徒博人一

快哉凡以示戒云爾故遇此種事當生警惕心不可生歡喜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謝居泊鎮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過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為甲與乙為友甲居下田乙焉甲妻渡河覆舟隨急流至乙門前為人所拯乙識而扶歸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謝掌誦佛曰有是哉吾知懼矣其子方佐人誣

訟急自往呼之歸汝曹如此媼可也

蔡季實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實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殮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嫗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嫗昏夜之中窗外竊聽僅粗聞秘謀之語未

辨所遇者爲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即如昨日四鼓詰園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見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雇倩則日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實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爲解事人也

凡狡點善應對者必有叵測之心存焉蓋非是不足以濟其奸也　益亭識

河間一婦性佚蕩然貌至陋日靚粧倚門人無顧者後其夫隨高叶飛官天長甚見委任豪奪巧取歲以多金寄歸婦藉其財以招誘少年門遂如市迨叶飛獲譴其夫遁歸則囊篋全空器物賣亦畧盡惟存一醜婦淫嫱徧體而已人謂其不擁厚貲此婦萬無隄節理

豈非天道哉

宋人詠蟹詩曰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寓朱劻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厨一死焉而已惟蟹則生投釜甑徐受煮蒸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數刻是其死有求速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趙公宏燮官直隸巡撫時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婢媪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

輩生受豢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
枝蔓牽纏根柢膠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卽稍
有敗露亦衆口一音巧爲解結使心知之而
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加衆人之意
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
罹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卽如輩後身
乞見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
蟹投水且爲禮懺作功德時霜螯肥美使宅

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老翁荻獪
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紿者竟效校人
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其功德錢而以佛
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姦故其
常態要亦此數十僮僕俾媪者留此錮習適
以自戕請君入甕此之謂歟

沈媪言里有趙三者與母俱傭於郭氏母歿
後年餘一夕似夢非夢聞母語曰明日大雪

牆頭當凍死一雞主人必與爾○爾愼勿食我
嘗盜主人三百錢冥司判爲雞以償今生卵足數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趙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覆窮詰始吐其實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之供車騎受刲煮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輩之攘竊狡黠者亦必有後果焉人不思耳

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歲扈從灤陽忽無故

束裝去借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無人烹飪
故居奇以索高價也同人皆爲不平余亦不
能無憤恚既而忽憶武强劉景南官中書時
極貧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詩曰
饑寒迫汝各謀生對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
年相見地臨階惟歎兩三聲忠厚之意溢於
言表再三吟誦覺褊急之氣都消
李雲舉言有人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遇歲

儉閉不肯應忽一日徵集僕隸陳設概量手書一紅箋榜於門曰歲歉人饑何心獨飽今擬以歷年積粟盡賞鄉鄰每人以一石爲律即日各具囊篋赴領遲則粟盡矣附近居民聞聲雲合不一日而粟盡有詩見主人申謝者則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於久錮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衆驚愕披起於身畔得一紙曰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

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饑而一家飽剽劫爲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感君舊恩爲君市德希恕專擅是所深禱不省所言者何事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時人情洶洶實有焚掠之謀得是博施乃轉禍爲福此幻形之妖可謂愛人以德矣所云舊恩則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園中有老屋狐居之數十年屋圮乃移去意即其事歟

余宦楚南鄰邑有同族兩房比戶居○
○巨富而鄉鄰約結獨搶長房者○銀錢穀米
○衣飾器物一掃而空○酒甕醬甑不便扛舉
者以石擊之使瀉於地○花草用火熏灼焦
枯○花鉢亦爲打碎似有深怒積怨於此一
戶者○時余奉委襄辦此案案內首要各犯○
雖已緝獲多名問擬重辟○尙足雪事主之
恨○而其家則已破敗決裂不可收拾矣○庭

訊時詰以爲何不劫彼一戶。
鄰厚年饑穀貴輒平價出糶貧者向借斗
石亦不計利我輩感德方保護之不暇何
忍劫之此一戶則借荒牟利過羅居奇或
向乞哀必遭怒詈此怨毒之所由積也於
此觀之保家之主各宜早自爲謀不必待
狐爲市義也琣識
温飽之家男婦老少人人存一享福之心。

則福易盡。人人存一惜福之心。則福易延。享福而不免折福。則福澤日蹙矣。惜福而更能造福。則福澤彌長矣。惜福之道不一而莫要於儉以自奉。造福之道亦不一而莫大於厚以濟人。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婦亦病瘵。勢皆不救。父母甚憂之。子婦先卒。其父乃趣爲子納妾。其母駭曰。是病至此不

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
是子以前吾嘗祈嗣於靈隱夢大士言汝本
無後以捐金助賑活千人特予一孫送汝老
不趁其未死早爲納妾孫自何來乎促成其
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遺腹果生一子竟延其
祀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
蚌胎信不誣矣

汪御史香泉言布商韓某暱一狐女日漸厄

嬴其倡求符籙劾禁驅去仍至一夕與韓共寢忽被衣坐起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砭人刺促不安也韓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迫於債負鬻其子爲歌僮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爲下賤措四十金欲贖之故輾轉未眠耳狐女歷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卽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罰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噓氣良久乃揮手而去韓自此健壯如常

獻縣史某佚其名爲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
直氣視齷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
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鄰人曰爲欠豪家金鬻
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
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
曰五十金與人爲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
尚未付何不可贖即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
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

也夫婦德史甚喜雞留飯酒酣夫抱兒出目示婦意薦枕以報婦頷之語稍狎史乃正色曰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殺人曾不貶眼若危急中汚人婦女則實不能爲飲啖訖掉臂徑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秫籬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急呼曰東岳有急牒史

某一家並除名剳然有聲後壁半圮乃左攜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燊死者九鄰里皆曰昨尚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二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農夫陳四夏夜在園焦守瓜田遥見老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爲盜瓜者姑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

過數日即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咋上直士
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
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疑其婢
鞭箠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
如無儻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
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
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憒一時見利取此
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

婢心實惶愧錢尙未用謹具死自首免結來
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
土神嘉其不辭自汚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
東岳東岳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東餓死以
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俾養其
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
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
而逝

康熙末張歌橋有劉橫者居河側會河水暴漲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婦抱斷檣浮沈波浪間號呼求救衆莫敢援橫獨奮然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棹艐艋追三四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卽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衆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

示吾曰汝平日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尚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可見神理分明毫釐不

爽乘除進退恒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臨淸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爲屠也縱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向門屈兩膝跪淚涔涔以行牛過一錢肆忽自下錢肆憫之問知價八千如數乞贖屠者恨其猶堅不肯貰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剸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

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問疑而趨視則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夫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惻惻反以其畏而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屬氣所憑報不旋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許學牽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豢之數年其駕耒服轅力作鼓他牛

爲倍然則思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不深長思乎

屠者許方其屠驢先鑿地爲塹置板其上穴板四角爲四孔陷驢足其中有買肉者隨所買多少以壺注沸湯沃驢身使毛脫肉熟乃刳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兩日肉盡乃死當未死時箝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突烱烱如兩炬慘不可視而許恬然不介意後

患病偏體潰爛無完膚刑狀一如所屠之驢
宛轉茵褥求死不得哀號四五十日乃絶病
中深自悔責囑其子志學改業方死之後
志學乃改而屠豕余幼時尚見之今不聞其
有子孫意竟殄絶久矣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
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
逃至潞縣野田中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

有健牛怒目當道卧近軌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鬬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囘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爲報哉不然遇牛觸仆猶事之常無故當橋誰使之也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

時坐度帆樓中遥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窗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啟戸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臥船中夢其亡女爲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呼號聲猶在耳中似出鄰船遣婢問之則鄰船方屠一豚子瀉血於盎未竟也夢中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愴欲絶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殁存時極

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箸
每歲必割雞七八百蓋殺業云
閩中某夫人喜食猫得猫則先貯石灰於罌
投猫於內而灌以沸湯猫爲灰氣所蝕毛盡
脫落不煩撏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
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羅設機所捕殺
無算後夫人病危吻作猫聲越十餘日乃
死盧觀察撝吉言嘗與鄰居撝吉子蔭文余

塔也嘗爲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好取猫
犬之類拗折其足捩之向後觀其子又號跳
以爲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
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銃所擊無不中日恒
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寧州其往濟寧州時
所生也年已十二忽得偏體生瘡如火烙痕每
一瘡內有一鐵子竟不知其何由得入百藥
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信夫余嘗怪修善

果者皆按日持齋如奉律令而居恒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卽爲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卽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齋期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羅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有是理乎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

無斷肉理然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鬻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衆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相左乎東坡先生嚮持此論竊以爲酌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PL
2700
.E52
C5
V.3

紀氏嘉言卷之三

後學徐琇摘錄

曉嵐先生原本

臥虎山人降乩於白岩家衆焚香拜禱一
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遊士練熟手法爲
戲耳豈有眞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卽書下壇
詩曰鶗鴂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
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敲
金屈戌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

西南廣州

爲問滑陽賈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烟矣此婦既已從良即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昨見冥官籙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同頭是岸山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即

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卽鬼亦當敬。

裘超然編修言。楊清恪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顧。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癡骨。公拱手對曰。

鑽穴踰牆。實所不解。忽瞠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之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益都有書生。才氣颺舉。頗爲雋上。一日晚涼散步。與村女目成。密遣僕婦通詞。約某夕虛

掩後扉以待。
突火先一擊。明月明。見一厲鬼當戶立。狠
狽奔。同幾失魂魄。次日至塾師忽端坐大言
曰。吾幸苦積得小陰隲。當有一孫登第。何踰
牆鑽穴。自敗成功。幸我變形阻之。未至削籍。
然亦殿兩舉矣。爾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無
約束至此耶。自批其頰十餘。昏然仆地。方灌
治間。室內僕婦亦自批其頰曰。爾我家三世

奴豈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當勸誡不從則當告主人乃獻媚希賞幾誤其終身豈非負心耶後再不悛當祔爾魄語訖亦昏仆並久之乃蘇門人李南澗曾親見之蓋祖父之積累如是其難子孫之敗壞如是其易也祖父之於子孫如是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長思乎然南澗言此生終身不第頗領以終殆流蕩不返其祖亦無如何歟抑或附形於

塾師耐形於僕婦而不附形於其子猶有溺愛者存故終不知懲歟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兄弟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也俄乙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擲骰鼓却扇之夕風滅花燭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像以祀像旁忽現一人影立

婦椅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絶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幻爲須死友者戒乎

一宦家子貲鉅萬諸無賴僞相親暱誘之治

遊飲博歌舞不數載炊烟竟絶顏以終病
革時語其妻曰吾爲人蠱惑以至此必訟諸
地下越半載見夢於妻曰訟不勝也冥官謂
妖童倡女本捐棄廉恥藉聲色以養生其媚
人取財如虎豹之食人鯨鯢之吞舟也然人
不入山虎豹烏能食舟不航海鯨鯢烏能吞
汝自就彼彼何尤焉惟淫朋狎客如設穽以
待獸不入不止懸餌以釣魚不得不休是宜

陽有明刑陰有業報耳又聞有書生昵一狐女病瘵死家人清明上冢見少婦奠酒焚楮錢伏哭甚哀其妻識是狐女遙罵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誅汝尚假慈悲耶狐女慚徐對曰凡我輩女求男者是爲採補殺人過多天律不容也男求女者是爲情感耽玩過度用致傷生正如夫婦相悅成疾天折事由自取鬼神不追理其祖席也姊何責耶此二事足

相發明也
鄭蘇仙言有約鄰婦私會而病其妻在家者
夙負妻家錢數千乃遣妻賫還妻欣然往不
意鄰婦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强暴盡奪衣裙
簪珥縛置秫叢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詰其夫
惟俛首太息無復一言人亦不知鄰婦事也
後數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婦女爲媪所覺反
覆戒飭舉此事以明果報人乃稍知蓋此人

與鄰婦相聞。姓名則始終不肯。許文木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淡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即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塗事者。

與鄰婦相聞。姓名則始終不肯。許文木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淡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即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塗事者。

丶日某甲女有色是嘗遣某媪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之也誰謂冥冥中可墮行哉

蕭寧王太夫人姚妥公姨母也言其鄉有婺婦與老姑撫幼子七八歲矣婦故有色媒妁屢至不肯嫁會子患痘甚危延某醫診視某醫私遣鄰媪密告曰是證我能治然非婦薦枕決不往婦與姑皆怒諄旣而命將殆婦姑

皆幸於溺愛私議者徹夜竟飲泣曲從不意
施治已遲迄不能救婦憤恚投繯殞命人但
以爲痛子之故不疑有他姑亦深諱其事不
敢顯言俄而某醫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
於火不遺寸縷其婦流落入靑樓乃偶以告
所歡云

劉少宗伯靑垣言有中表涉元穨會眞之嫌者女有娠爲母所覺飾言夜恒有巨人來墜

體甚重而色黝黑曰此必土偶爲妖也授以綵絲於來時陰繫其足女竊付所歡繫鬬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得之捷其足幾斷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卧不能起皆曰汚衊神明之報也夫專其利而移禍於人其術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機械萬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惡其嶮巇非惡其汚衊也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簷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躑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圃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搦强污之方躍上短牆忽噭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牆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昏仆不知人牆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議至庵報

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鼓出擔糞五里歲
抱神祠鬼卒置巷側使駭走以博一笑不虞
遇此僞鬼誤爲眞鬼驚跬也社公何靈哉中
一叟曰某甲日日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
此日戲之也戲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
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牆外
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共釀金
以祀其惡少爲父母昇去困卧數日竟不復

蘇。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爲。人畏如虎狼。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與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搶其口。抱其褫衣。咨嘶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慙欲提妻擲河中。妻大

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尙欲
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袴已隨風吹入河流
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滿村
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
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遭回祿無
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搆此難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蹋靑皆少年輕薄
見柳陰中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衆隨其

後嫚語調謔少婦殊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
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似相悅俄某
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騎
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忽
嬉笑如故某憤氣潮湧奮掌欲摑其面妻忽
飛跨驢背復其本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
之婦則狎褻百端見已婦則恚恨如是兩
讀聖賢書一怨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

耶數訖徑行某色如死灰僵立道左不能去。
竟不知是何魅也。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
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姓名居址挑與之語女
不答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
即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頫小語曰來往人衆。
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候到家吾待君牆
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

既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刹形鈎爪鋸牙面如靛目睒睒如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啟突衝入觸一少婦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噪各持搗衣杵亂捶其股氣結不能言惟

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壻共相驚笑
次日以牛車載囘卧床幾兩月當藻來去時
人但見其自往自來未見有羅刹亦未見有
少女豈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
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冶遊路遇婦女必俛
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交河及友聲言有農家子頗輕佻路逢鄰村
一婦竚立睨視方微笑挑之適有牐者同行

遂各散去閱日又遇諸塗婦騎一烏牸牛似相顧盼農家子大喜隨之時霖雨之後野水縱橫牛行沮洳中甚速沾體濡足顛躓者屢比至其門氣殆不屬及婦下牛覺形忽不類諦視之乃一老翁恍惚驚疑有如夢寐翁訝其癡立問到此何爲無可置詞詭以迷路對踉蹌而歸次日門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餘大書其上曰私窺貞婦罰行泥停十里乃知

爲魅所戲也鄰里怪問不能自掩爲其父箠幾殆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雖惡作劇即謂之善知識可矣

神姦機巧有時敗也以神姦用其財以多財濟其姦斯莫可究詰矣景州李露園言燕齊間有富室失偶見里人新婦而艷之陰遣一媪稅屋與比鄰百計游說厚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婦約勿使

其子知又別遣一媪與婦家素往來者以厚賂游說其父母僞送婦還舅姑亦僞作悔意留之飯已呼婦入室矣俄彼此語相侵仍互詬逐婦歸亦不使婦知於是買休貣休與母家同謀之事俱無迹可尋矣既而二媪詐爲媒與兩家議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辭婦家又以貧富非耦辭於是謀娶之迹亦無可追尋矣遲之又久復有親友爲作合乃委合焉其

夫雖貧然故士族以迫於父母無罪棄婦已
快快成疾猶冀破鏡再合聞嫁有期遂憤鬱
死死而其魂爲厲於富室合巹之夕燈下現
形撓亂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數夜改卜其晝
婦又恚曰豈有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如是者
又豈有三日新婦而白晝閉門如是者大泣
不從無如之何乃延術士劾治術士登壇焚
符指揮叱咤似有所睹遽起謝去曰吾能驅

邪魅而不能驅冤魂也延僧禮懺亦無驗忽憶其人素頗孝故出婦不敢阻乃再賂婦之舅姑使諭遣其子舅姑雖痛子然利其金姑共來怒詈鬼泣曰父母見逐無復住理且訟諸地下耳從此遂絕不半載富室竟死殆訟得直歟富室舉使鄧思賢不能訟使包龍圖不能察且恃其錢神至能驅鬼心計可謂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業鏡聞所費不下

數千金爲歡無幾反以殞生雖謂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衆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青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爲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僞官事已洩

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髣髴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貲喜周窮乏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張月坪有女豔麗殆亦未為大惡鄰村老儒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為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柩在遼東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卽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讐也官以謀殺勘又為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携女歸寧三子並幼月坪歸家守

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
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爲驚悼代營喪葬且時
周其妻女竟依以爲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
與謀輒陰阻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爲妾意
妻感其惠欲許之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
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
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甲見乙婦而豔之謀於丙丙曰其夫粗悍可

圖也。如不吝揮金吾能爲君了此事。乃擇邑子治蕩者餌以金而屬之曰爾白晝潛匿乙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欲盜白晝非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匆承也官再鞫而後承罪不過杖枷當設策使不竟其獄無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婦丙慮其悔教婦家訟乙又陰賂證佐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婦乙亦決絕聽其嫁。

甲重價買爲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其陰○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聞家○廟社會乃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祝夢神曰某金自何來乃盛儀以饗我明日○來愼勿令入廟非禮之祀鬼神且不受況非○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弗信甫○至階舁者顚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甲死邑子以同謀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

女逃去丙亦氣結死婦攜其貲改適女至德州盤詰得姦狀牒送回籍杖而官賣時丙姦已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薦枕三夕而轉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尚未娶丙婦因嫁焉此故爲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爲丐女流落爲娼則實有之

先曾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頗悉相與嘆劫數難移

僧曰以我言之劫數八所爲非天所爲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貪虐紳士卒暴橫民俗亦卒姦盜詐僞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在賊中見其得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問敢

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
酒於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
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
言筆而紡之槐使旁觀與婦卧卽是一端
可類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鷙鳥搏
羣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
彼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
客遊所寓寺欲挫辱之僧已打包去壁上大

書二十字曰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
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事也後
豪者卒覆其宗
職官姦僕婦罪止奪俸以家庭近暱幽曖難
明律意深微防誣嵓反噬之漸也然橫干強
迫陰譴實嚴戢遂堂先生言康熙末有世家
子挾汚僕婦僕氣結成噎膈時婦已孕僕臨
歿以手摩腹曰男耶女耶能爲我復讐耶後

生一女稍長極慧豔世家子又納爲妾生一女文園消渴俄天年女帷簿不修竟公庭涉訟大損家聲十許年中妾縞袂扶槓女靑衫對簿先生皆目見之如相距數日耳豈非怨毒所鍾生此尤物以報哉

遂堂先生又言有調其僕婦者婦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箠汝死泣告其夫夫方沈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剸刃汝胸婦憤曰從不從皆

死無寧先死矣竟自縊官來勘驗尸無傷語無證又死於夫側無所歸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縊之室雖天氣晴明亦陰陰如薄霧夜輒有聲如裂帛燈前月下每見黑氣搖漾似人影即之則無如是十餘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晝夜使人環病榻疑其有所見矣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叢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

麗溫雅如靚粧女子問知爲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黠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頴與流連歎語適左右皆不在童卽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卽不敢欺公父陷冤獄得公一言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窗扉六扇皆洞開幾爲騶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卽草命駕行後廉知爲士

豪殺人。獄急不得解。略胥吏引某公催其家。陰市變童僞爲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爲秦弱蘭之計不虞冤魂之示變也裘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爲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愼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何隙可乘。

小人機穽萬端。惟不爲所動者。能不爲所制。然不動之法在平日學養。不在臨時把

持。琇識

王蘭洲。嘗於舟次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義。云父歿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附舟南旋。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爲道路費。與之語。羞澀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

畜小奴數人無不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爲憒憒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受捶楚故不敢不自獻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檝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還之且贈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後於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改過在頃刻間冥司尚未註籍可無庸瀆世尊也

達官某者爲余舅氏太僕何公姻婭性奢多悅男色優童俊僕充戶盈庭選勝徵歌千金一擲極當時聲色之娛不數年某下世囊橐一空鬻幼子以供扶櫬資幼子固秀雅嫻音律鬻於吳市入伶部習歌舞名冠羣芳余前在吳門於某太守席間猶及見之酒闌談乃翁事如繪四座愕然余每見世之好男色者動云無關至亂自況風

流豈知男女雖屬殊形淫罪實無二致鮮有不受其報者讀先生是篇宜反復玩味深自警省也李春帆識

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爲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爲童所訴宋辯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實出不虞童言爾不相誘我何緣受淫我不受

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同眸一笑縱體相就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王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阱餌魚充饑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寤後官以賄敗宋名麗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逮及獄成乃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嫂果子之波乖其歸弓痕以直

幣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
自縊然則前之幸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
所受如影隨形哉
獻縣捕役樊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逃免繫
其婦於官店其侶擁之調謔婦畏箠楚噤不
敢動惟俛首飲泣已緩結矣長突見之怒曰
誰無婦女誰能保婦女不遭患難落人手汝
敢如是吾是刻即鳴官其侶慴而止時雍正

四年七月十七日戌時事長女嫁爲農家婦是夜爲盜所劫已褫衣反縛垂欲受汚亦爲一盜呵而止實在子刻中間僅隔一亥刻耳次日長聞報仰面視天舌撟不能下也獻縣捕役某嘗奉差捕劇盜就縶矣盜婦有色盜乞以婦侍寢而縱之逃某弗許後以積蠹多贓坐斬行刑前二日獄舍牆圮壓而死獄卒葉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葉某夢

身立堂下聞堂上官吏論捕役事官指揮曰
一善不能掩千惡不可減則可既而吏抱牘出殊不相識諦視其官亦不識方悟所到非縣署醒而陰賀捕役謂且減死不知神以得保首領爲減也人計捕役生平祇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嘗不許人晚蓋哉

董文恪公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

未忤一人。所謂王和尚者是也。言嘗隨文恪公宿博將軍廢圃月夜據石納凉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樹下曰以爲汝生天人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紿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頰怒氣塞涌似欲相

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
道君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
一人彌怒曰既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業
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司定例凡稱貸子母
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
也若脇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塡補其
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之或一世不足
抵則分數世以償之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

其幹僕某之十一世身耶。
乃釋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也。所云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

凡侵欺詐騙人財物。情節重者。罪止軍流。其財不過勒追比。實係赤貧。尙可免追。而此言冥律雖歷萬劫。亦必塡補。且有爲六畜分數世以償者。何輕重之懸殊歟。愚意陽律須比較而定。結夥强劫。罪止斬決。

圖財害命。罪止斬候。而贓亦斷難全繳。則侵凌詐騙者。罪自不得不擬以軍流。贓自不得不議以免追。法無可加也。然財爲養命之源。被人脇取。則富者貧而貧者遂無以爲生。且孤寡愚懦。不敢與較巧詐詭密。無隙可尋。竟隱忍困頓以歿者有之矣。是法無可加而情實不可恕。冥律之重所以補官法之所不及歟。

辛彤甫先生記異詩曰、六道誰言事杳冥、羊轉轂迅無停三絃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騾側耳聽康熙辛丑館余家日作也初里人某貨郎過先祖多金不償且出頁心語先祖性坦率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謂姚安公曰某貨郎死已久頃忽夢之何也俄囿人報馬生一青騾咸曰某貨郎償宿逋也先祖曰、頁我債者多矣何獨某貨郎來償某貨郎頁人亦

多矣何獨來償我事有偶合勿神其說使人
子孫蒙恥也然固人每戲呼某貨郎輒昂首
作怒狀平生好彈三絃唱邊關調或對之作
此曲輒聳耳似聽云
不與負心人較寬厚之道也至負心人墮
落畜道來嘗夙遘而猶慮其子孫蒙恥其
厚德尤不可及讀此使人褊急輕薄之意
爲之頓消 琴識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價使久不售俟其窘極乃以賤價取之越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亦不知其值復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而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效其智者罪宜減余謂此快心之談不可以立論也盜有罪矣從而盜之可曰罪減於盜乎

悖入悖出依樣葫蘆此已足爲炯戒其
故智者安必不更有人效其故智於後乎
琦識

有山西商居京都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
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不爲
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
寒温叟徐露求助意哽咽然曰此時捐項且不
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衆具道西

商昔窮困待曳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
商販漸爲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
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
骨鄉井足矣語訖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
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曳
所言信否西商面赭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
報爲恨耳楊曰君且爲官不憂無借處倘有
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則君

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
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
楊收券開做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
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
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從此
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鐲鎖封識
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
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

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慚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貧心之報當不止此然即此已足大快人心且以此行事濫厠宦途有不爲上官擯斥同列鄙棄淪落異鄉更甚於貧叟苦況者乎　琦識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厩後壁無故圮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形幾如苗蓝鼠穴

壁下。滋生日衆。其宂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已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耶。

一家富厚。族姻賴其廕庇。資其賙恤。自宜維持保護之。俾得長享富厚。而我乃得寄其餘潤。此常理也。亦至情也。顧小人叵測。不惟不維持保護之。而且多方侵削之。百

計欺騙之甚至用强攘奪之似必欲罄其所有而後已是誠何心哉其亦鼠之類也夫迨罄人所有而已亦仍歸於一無所有其亦死鼠之類也夫

日南坊守柵兵王十姚安公舊僕夫也言乾隆辛酉夏夜坐高廟納凉閒中見二人坐閣下疑爲盜靜伺所往時紹興會館諸放官債者演劇賽神金鼓聲未息一人曰此輩殊快

樂但巧算剝削恣造業亦深一人曰其間亦有差等昔聞判司論此事凡選人或需次多年旅食匱乏或赴官遠地資斧艱難此不得已而舉債其中苦況不可殫陳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進退觸藩茹酸書券此其罪與劫盜等陽律不過笞杖陰律則當墮泥犁至於冶蕩性成驕奢習慣預期到官之日可剝民以償補遂指以稱貸肆意繁華已經負

債如山尙復揮金似土以致漸形竭蹶日見
追呼銓授有官逋逃無路不得不吞聲飲恨
爲机上之肉任若輩之宰割矣積數多年取
償難必促期重息以冀得失之相當在彼爲
勢所必然在此爲事由自取陽官科斷雖有
明條鬼神固不甚責之也王聞是語疑其不
類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並起不待啟鑰已
過柵門旋聞道路喧傳酒闌客散有一人中

暑暴卒乃知二人爲追攝之鬼也○

或謂放官債之可惡不在長票而在短票○短票始自百金輾轉三年即可盤至盈萬而選人實止得用二三千若再任意揮霍○負累更不可問矣○雖性好奢侈何所取以恣其浪費乎是債局以利之者陷之也○實可惡也而尤可惡者在保家○放債人雖善盤剝尚間有折本

之時保家則不費一錢而從中牟利且能誘選人以淫蕩而藉慫口腹之慾博耳目之娛是保家以悅之者誘之尤可惡也說固良是抑思其陷我誘我者究以我之可陷可誘耳若果迴念疇昔艱難預計將來若累自甘儉樸不習繁華又何至負欠纍纍受人箝制抵任後非假包苴以彌補即虧倉庫以償還怨謗時聞參究不免乎先

生此論屬意在後半○為治蕩驕奢者戒○
輩皆宜三復三思也○ 琇識
恒王府長史東鄂洛謫居瑪納斯烏魯木齊
之支屬也○一日詣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
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云是戍卒劉青○
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青曰有瑣事乞公寄一
語印房官奴喜兒○
見還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青語喜兒駭汗如

兩面色如死灰怪詰其故始知責久病死
死時陳竹山憫其勤愼以三百錢付喜兒市
酒脯楮錢奠之喜兒以責無親屬遂盡乾沒
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
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佞託吾
以爲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卽
可爲所欲爲耳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
然則負隱慝者其可慮也夫

歙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賂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爲末水調服之

而已無他秘藥也又聞諸沈丈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語其方當亦驗

南皮瘍醫某藝頗精蓋其術詭秘他醫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無敢貲不饜所欲則必死今其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延之者矣或謂謀殺人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孥

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施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

京師瘍醫亦多用此術取財○但未聞有害人至死者耳○以此類推雖不至禍延後嗣○其能免於陰譴乎良可畏也○ 琦識

生平所見醫師其後多式微或竟絕嗣○日獲多貲而卒屢空推原其故其由嫈財○喪德者不必論得毋亦由藝術不精致過

失殺人而然耶○范文正公願爲良醫○良醫可爲不良則斷不可爲也○益亭識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聞二吏持簿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沈思間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見鬼道童習見不甚怖但不知爲誰翠雲爲誰亦不知爲誰

銷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近聞某倉某甲。強橫恣睢。把持倉務。曾緣案斥革。仍身後影射狡詐。婪財綜計其生平。可成巨富。而鼠牙雀角之事。層出不窮。凡悖入之財。無不耗去。與此吏頗相類。此

輩所在多有其受報亦大率相類特見聞有限而冥間之持簿對算又罕有人知耳

益亭識

先師李文珊先生言東光有趙氏者嘗過滿城風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語及某年宿此曾招一麗人留連兩夕計其年今未滿四十因舉其小名妓駭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舊識方握手寒溫其祖姑聞客出

視又駭曰是東光趙君耶三十餘年不相見今鬢雖欲白形狀聲音尙可辱辨君號非某耶問之亦少年過此所狎者也三世一堂都無避忌傳柝話舊惘惘然如在夢中又住其家兩夕而別別時言祖籍本東光自其翁始遷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猶存否因舉其翁之名乞爲訪問至家後偶以問鄉之耆舊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卽

君家門客君之曾祖與人訟此翁受怨家金陰爲反間訟因不得直日久事露愧而挈家逃以爲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與君遇使以三世之婦償其業債也吁可畏哉

自古賣主求榮多遭顯戮而此獨裹金遠遁匿跡消聲藉非數十年後老妓自述來歷耆舊詳說前因人惡知天之不恕昧良者固若是哉　蕅識

安邑宋半塘嘗官鄠縣言有一生頗工文而
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大官署察其形狀知爲
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
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生
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
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課冥司謂
無功竊食卽屬虛靡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
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

本尊利人修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則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貪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而寤病果不起以戒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余入九歲時在從舅寶齋安公家聞蘇丈東皐言交河某令蝕官帑數千使其奴賫還奴

半途以黃河覆舟報而陰遣其重臺攜歸重
臺又竊以北上行至亮州爲盜所劫殺從舅
咋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爲而鬼神之所
爲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
冥籍指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
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丈曰令不竊貲何
至爲奴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爲重臺效尤重
臺不效尤何至爲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爲非

鬼神之所爲也如公所言是令當受報故遣奴竊貲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屠掠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慎乎從舅曰此公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之中勸人以自立

二說各明一義分執之則相背合參之則相通作惡事即通惡人氣機自相感召人

事也而神理即在其中矣
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併賈宅而
勒其值以售他人羅又陰撓之久而益窘不
得已減值售羅經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
之日盛筵祀神紙錢甫然忽狂風捲起著梁
上烈焰驟發烟煤併散如雨落彈指間寸椽
不遺併其舊廬燄焉方火起時衆手交救羅
拊膺止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

是其怨毒之所爲救無益也吾悔無及矣急呼賈子至以朕田二十畝書券贈之自是改行從善竟以壽考終

張石鄰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過然慷慨倜儻義視朋友之事如已事勞與怨皆不避也嘗夢其亡友某公盛氣相詰曰君兩爲縣令凡故人子孫零落者無不收恤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先

生夢中怒且笑曰夫所謂朋友豈勢利相攀援酒食相徵逐哉爲緩急可恃而休戚相關也我視君如兄弟吾家奴結黨以蠹我其勢蟠固我無可如何嘗密訐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姦狀而恐招嫌怨諱不肯言及某某貫盈自敗君又博忠厚之名而爲之百端解脫我事之償不償我財之給不給君皆弗問第求若輩之感激稱長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

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視我而怪我視君如陌路君忘之歟其人瑟縮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習氣類以不談人過爲君子而不計其人之親疎事之利害余嘗見胡敬亭爲羣僕剝削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爲驅逐敬亭生計乃稍蘇又嘗見陳裕齋沒後孀妾孤兒爲其壻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奮然代爲鳩率舊好驅逐

其壻其子乃得自存一時清議稱古道者百不一二稱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嘗見崔總憲應階娶孫婦賃彩轎親迎其家奴互相鉤貿非三百金不能得衆喙一音至前期一兩日價更倍昂崔公恚憤自求朋友代賃朋友皆避怨不肯應甚且有謂彩轎無定價貧富貴賤各隨其人爲消長非他人所可代賃以巧爲調停者不得已以已所乘轎結綵繪用

之一時清議謂坐視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謂善體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將烏乎質之哉

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又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則以慎密不出爲明哲保身非無謂也雖然亦視其勢何如耳後學而議名宿微賤而議權貴力既不敵理自難伸躁率多言洵堪貫禍此不可直情徑行者

也。至於鄉黨朋友間。公是公非。正耆直言剖白。況惡奴欺主。行路且爲不平。豈誼切知交。轉可隔膜視之乎。若謂小人叵測。後患不可不防。則視天下無不可畏之人。卽自度平生無一敢爲之事。甚至君父之讐。亦必退避而不敢與較矣。可乎不可。先生此文。感慨繫之。讀者其致思哉。

琦識

李應弦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

硯席相契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爲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死而附魂於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

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恝然自全致我賚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已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顛癇數日而死甲亦日所以需朋友○為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疏者或可欺汝我以心腹託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

密告我使善爲計以藏聲累子孫乃視如路人以推諉啟疑竇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絶死竟不弔焉乙豈眞欲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懵懂事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凉忽聞屋上有誤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鬬墮厲聲問

曰先生是讀書人妹妹共一壻有是禮耶
人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嚅曰僕是人
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
也二女唾曰此人模棱不了事當別問能了
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咏道模棱誠自全之
善計也然以推諉債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
蓋世故太深則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
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徃徃坐

失事機留爲禍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
人見誚於狐其小焉者耳
嘗見士大夫待人不失爲忠厚處事亦頗
有才思而獨値公剖是非之場則緘默不
發一言初不解其何故讀此篇云世故太
深自謀太巧其眞誅心之論歟　琦識
太原申鐵蟾好以香奩豔體寓不遇之感嘗
謁某公未見戲爲無題詩曰堅紛圍齋晉

樓隔窗聞撥鈿箜篌。分無信使通青鳥。枉遣
遊人駐紫騮。月姊定應隨顧兎。星娥可止待
牽牛。垂楊疎處雕籠近。只恨珠簾不上鉤。殊
有玉溪生風致。王昌近光曰。似不應疑及織女。
誣嶰仙靈。余曰。已矣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
度。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元微之詩也。海
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
牽牛妬。故把支機石贈君。李義山詩也。微之

意在雙文。義山意在令狐。文士掉弄筆墨。借爲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嶠此語。亦猶元李之志云爾。未爲誣衊仙靈也。至於純搆虛詞。宛如實事。指其時地。撰以姓名。如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則情悖妄之甚矣。夫詞人引用漁獵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實。然過於誣罔。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寓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爾多。鐵崖宮嫗。相沮尤衆。有津

無忌憚之時如李允獨異志誣伏羲兄妹爲
夫婦已屬喪心張華博物志更誣及尼山尤
爲狂吠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尙流傳可爲痛
恨又有依傍史文穿鑿鍛煉如漢書賈誼傳
有太守吳公愛幸之語駢語雕龍遂列長
沙於變童類中註曰大儒爲龍陽史記高帝
本紀叔母媼在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龍交
其上晁以道詩遂有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

由來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龍交所生非太公子左傳成風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私事云者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雖朱子亦有却是大惡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當考校眞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執爲談柄也

小人恥獨爲小人凡以淫詞誣聖賢仙靈及前代聞人當代名宿著多係自陰淫惡

不能捨人耳目而藉以自飾以爲某某且然是不足爲罪孽益深矣覽其說而傳述之者雖不過炫博矜奇而反之是非之本心勿亦有所不安乎 琇識

吳江吳林塘言其親表有與狐女遇者雖無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父母憂之聞有游僧能劾治試往祈請僧曰此與郎君有夙緣

無相害意郎君自耽玩過度耳恐魅不害郎君郎君不免自害當善遣之乃夜詣其家敷坐誦梵咒家人遙見燭光下似繡衫女子再再拜僧舉拂子曰留未盡緣作來世讎不亦可乎嫗然而隱自是遂絕林塘知其異人因問以神仙感遇之事僧曰古來傳記所載有寓言者有託名者有借抒恩怨者有喜談詼詭以詫異聞者有點綴風流以爲佳話者

有本無所取而寄情綺語如詩人之擬豔詞者大都僞者十八九眞者十一二此一二之眞者又大都皆才鬼靈狐花妖木魅而無一神仙其稱神仙必詭詞夫神正直而聰明仙冲虛而淸靜豈有名列丹臺身依紫府復有蕩姬佚女參雜其間動入桑中之會哉林塘未聞然說是事時林塘未舉其名字後以問林塘之子鍾僑鍾僑曰見

此僧時纔五六歲當時未聞名字今無可問矣惟記其語音似杭州人也

尹松林舍人言有趙延洪者性伉直嫉惡至嚴每面責人過無所避忌偶見鄰婦與少年語遽告其夫夫偵之有迹因伺其私會駢斬之攜首鳴官官已依律勿論矣越半載趙忽發狂自撾作鄰婦語與索命竟嚙斷其舌死夫蕩婦誾閑誠爲有罪然惟其親屬得執之

惟其夫得殺之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也且所失者一身之名節所玷者一家之門戶亦非神姦巨蠹弱肉強食虐焰橫煽沈冤莫雪使人人忿憤者比也律以隱惡揚善之義即轉語他人已傷盛德儻伯仁由我而死尚不免罪有所歸況直告其夫是誠何意豈非激以必殺哉游魂爲厲固不爲無詞觀事經半載始得取償其必得請於神乃奉行天罰

安然則以許爲直固非忠厚之道抑亦非養福之道也

御史佛公倫姚安公老友也言貴家一傭奴以游蕩爲主人所逐銜恨次骨乃造作蜚語誣主人帷薄不修縷述其下蒸上報狀言之鑿鑿一時傳布主人亦稍聞之然無以箝其口又無從而與辯婦女輩惟熟香籲神而已一日奴與其黨坐茶肆方抵掌縱談四座聳

聽忽嗷然一聲已仆於几上死無由檢驗以疫厥具報官爲殮埋棺薄土淺竟爲羣犬揩食殘骸狼藉始知爲負心之報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聞人過凡僮僕婢媪有言舊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鑒此奴也嘗語昀曰宋黨進閒平話說韓信韓信即行斥逐或請其故曰對我說韓信必對韓信亦說我是烏可聽乎古笑其憒憒不知實絕大聰明彼但喜對我說

韓信而不思對韓信說我者乃眞憒憒耳此通人之論也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其且詈且掘疑爲顚癲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爲衆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鍤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一日有牧者至墓下發狂自撾曰汝播弄是非間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

不汝貸也因縷陳始末自齠其舌死蓋少年
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甚
焉因爲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脩吾固未信
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嗚有聲懼
不敢前伏草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
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嬋聲豔語一一分
明人言殆不誣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
爲其所中故遠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

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必宜哉然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老儒劉泰宇名定光以舌耕爲活有浙江醫者某攜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鄰子亦韶秀禮泰宇爲師醫者別無親屬瀕死託孤於泰宇泰宇視之如子適寒冬夜與共被有楊甲者素爲泰宇所不禮因造謗曰泰宇以故人之子爲孌童泰宇憤恚問此子知尙

有一叔爲糧艘旗丁掌書算因攜至滄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見浙江糧艘一遥呼問有某先生否數日竟得之乃付姪其叔泣曰夜夢兄云姪當歸故日日獨坐舵樓望兄又云楊某之事吾得直於神矣則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歸迁儒拘謹恒念此事無以自明因鬱結發病死燈前月下楊恒見其怒目視楊故獷悍不以爲意數載亦死

妻別嫁遺一子亦韶秀有宦室輕薄子誘爲
孌童招搖過市見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肅寧
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陽人不知其審大抵
住河間之西也跡其平生所謂沒而可祀於
社者歟此事在康熙中年三從伯燦宸公喜
談因果嘗舉以爲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
三日住密雲行帳夜半睡醒忽然憶及悲其
名氏駭如至灤陽後爲錄大畧如右

楊甲造謗止是虛詞其子被誘乃遭實禍
誣人者果何益於已哉
賽商執者不欲著其姓氏里貫老諸生也挈
家寓京師天資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
疵瀨故得此名錢敦堂編修沒其門生爲經
紀棺衾贍恤妻子事得所賽商執曰世間
無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聞之
易於攀援奔競耳一介貧民母死於路跪乞錢

買棺形容枯槁聲音酸楚人競以錢投之○
商勒曰此指尸斂錢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
欺不能欺我也過一旌表節婦坊下仰視徽
晒曰是家富貴僕從如雲豈少秦宮馮子都
耶此事須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
平生操論皆類此人皆畏而避之無敢延以
教讀者竟困頓以歿歿後妻孥流落不可言
狀有人於酒筵遇一妓舉止倘有士風訝其

不類倚門者問之卽其小女也亦可哀矣先
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無大過但務欲其識
加人一等故不覺至是耳可不戒哉
滄州聲者蔡某每過南川樓下卽有一鬼邀
之彈唱且留飲漸相狎亦時到蔡家共酌自
云姓蒲江西人因販瓷到此久而覺其爲狐
然契分甚深狐不諱蔡亦不畏也會有以聞
壺聲語涉訟衆議不一偶與狐言及曰君

既通靈必知其審狐斃然曰我輩修道人豈
千預人家瑣事夫房幃秘地男女幽期曖昧
難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
即使果眞何關外人之事乃快一時之口爲
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鬼神
之忌矣況杯蛇弓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
宛如目睹使人忍抑鬱難言含寃畢命其怨毒之氣尤歷劫難

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也汝素誠樸聞此事自當掩耳乃考求眞僞意欲何爲豈以失明不足尙欲犁舌乎投杯徑去從此遂絕蔡愧悔自批其頰恒述以戒人不自隱匿也

凡人之不憚造孽者皆有所圖惟好談人閨闥則於已無益意欲何爲一語最足發人深省

琭識

及孺愛先生言其僕自鄰村飲酒歸醉卧於

路醒則草露霑衣月向午矣見一人瑟縮立樹後呼問爲誰曰君勿怖身乃鬼也問何以在此曰此間羣鬼喜嬲醉人來爲君防守問素昧生平何以見護曰君忘之耶我歿之後有人爲我婦造塞語君不平而白其誣故九泉銜感也言訖而滅竟不及問其爲誰亦不自記有此事蓋無心一語黃壤已闓然則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能免握拳齚齒耶

紀氏嘉言

四卷

PL
2700
.E52
C5
V.4

紀氏嘉言卷之四

曉嵐先生原本
後學徐琇摘錄

獻縣令明晨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爲懽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

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失腳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

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
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
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
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
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
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敎拜問姓名道士曰言

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驀然滅迹昔在會
城李公曾話此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上官豈不欲昭雪民冤特以牧令平反二
案議敘不過加級而前任失入處分甚重
且撫臬本府均干吏議無論是本任是前
任與前任已離省否均須回護撫幕臬幕
體東翁之意兼欲回護前幕遂極力駁斥
使不得行私意起而公義遂滅也爲縣令

者安得不慮狐言固是正論顧安得天下
官幕皆能公爾忘私哉 瑣識
星士虞春潭爲人推算多奇中偶薄遊襄漢
與一士人同舟論頗欵洽久而怪其不眠不
食疑爲仙鬼夜中密詰之士人曰我非仙非
鬼文昌司祿之神也有事詣南岳與君有緣
故得數日周旋耳虞因問之曰吾於命理自
謂頗深嘗推某當大貴而竟無驗君司祿籍

當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減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熱中亦是常情何冥謫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熱中其強悍者必怙權必險而深且怙權固位是必躁競躁競相軋是必排擠至於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事之可否而計已之勝負流弊不可勝言矣是其惡在貪酷壽且削減何

止於祿乎虞陰記其語越兩載餘某果卒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
囚有鄰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
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
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無利已
損人心夫利已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
利已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
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

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

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弼丞聞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至馹丞聞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爲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

處求自全如某獄某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卽有罪矣官大蹐踏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卽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利已自全○賢者不免孰料流弊至於此極○
先生之訓可謂深切著明矣然孰是說將○
遂不爲身家計乎○勢亦不能有利已之意○
而卽思所以利物利人有自全之心而遂
謀所以安上全下斯得之矣○瘖識

孫虛舟先生言其友嘗患寒疾昏憒中覺魂
氣飛越隨風飄蕩至一官署諦視門內皆鬼
神知爲冥府○見有人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

呵禁者又隨衆坐廡下亦無詰問者竊睨堂
上訟者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筆有一兩言
決者有數十言數百言乃決者與人世刑曹
無少異頃瑞引下皆帖伏無後言忽見前輩
某公盛服入冥王延坐問訟何事則訴門生
故吏之辜恩所舉數十人意頗恨恨冥王顏
色似不謂然俟其語竟拱手曰此輩奔競排
擠機械萬端天道昭昭終罹冥譴然神亟之

則可公責之則不可種桃李者得其實種蒺藜者得其束公不聞乎公所賞鑒大抵附勢之流勢去之後乃責之以道義是鑿冰而求火也公則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憮然久之逡巡竟退友故與相識欲近前問訊忽聞背後叱咤聲一回顧闇中倏然已醒

河間馮樹柟粗通筆札落拓京師十餘年每遇機緣輒無成就干祈於人率口惠而實不

至窮愁抑鬱因祈夢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所自造也爾過去生中好以虛詞博長者名遇有善事心知必不能舉也必再三慫恿使人感爾之贊成遇有惡人心知必不可貸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爾之拯救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恩皆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爲太甚且爾所贊成拯救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

事稍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其人之焚溺雖一舉手之力亦憚煩不肯爲此心尙可問乎由是思維人與爾貌合而情疎外關切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失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爲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餓以終

史松濤先生華州人諱茂官至太常寺卿與

先姚安公爲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
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筆殺一幹僕後附一
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弊當死然主人殺奴
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
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賄
乎某事某事頗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
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
國奈何責奴負主人殺奴奴實不甘某

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嘆曰吾曹斷斷不至是然旅進旅退坐食俸錢而每責僮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誹矣乎。

乩仙多僞託古人。然亦時有小驗。温鐵山前輩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甲子年華有二秋。以爲當六十二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爲二年。蓋靈鬼時亦能前知也。又聞山東巡

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乎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卽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

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
眞仙矣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
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巷僧年八十
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遥應曰
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
來可速出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
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豈獨老

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盡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

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眞病媪衰翁語言昏憒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

壑是其勝算矣就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
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
事兄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衆苟利
於物固應盲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
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
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
逝矣此事楊丈汝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
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人

之弊。○○信已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
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先師桂林呂公閒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
任之日夢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有重憂
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
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得一官將捨
據營寇冗矣。○蓋某公卒成所尚浮屠僧院也。○
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

知我骨在滇南不
此邑令有試墾汗
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干吏議百計囘護使
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岳岳神
謂事由疎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
遷罷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
待此浮橧滅免然後得歸囘苦饑寒所不忍
道囘思一時爵祿所得幾何而業海茫茫竟

○○○

姚安公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
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
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
寂常明調戲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
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
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再緝我
魂恒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覺熾如烈
欲不得近後漸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

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熟○始得附之○又言初訊
○時魂亦隨至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
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
○樹旁○掘之亦得○尚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
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眞且訊問
○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
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欵伏○
又父子絮語家事○分明獄無可疑乃以

實狀上。
聞論如律。
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糕爲活。忽高唱賣糕
一聲。父竝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
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
不復作二格語矣。
此案幸在京師。刑曹得以實狀上
聞。論如律。若在外州縣。而據實上詳。必遭

駁斥。即有賢牧令。誠心爲民申冤。亦須令屍父補具供呈。並提造見證口供。提造行兇衣帶而後可以憑准。却又恐兇手恃係提案到省。不肯認供。仍必不准。即冤仍不得申。其奈之何哉。瑮識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臥病瀕危。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爲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敢妄殺一人。此鬼胡

爲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煢煢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强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兇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讁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改理曲

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得志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爲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誰讐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撾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沒

夏行一先生陳臬楚南時余篆巴邑謁見

聖時詢及外間辦案卒多救生爲念而不
顧死者舍寬是何意見吾無以對也願聞
諸老吏余對曰孰有救生之意哉官與幕
各有私心耳先生驚曰此何事可參以私
心者請竟其說余曰州縣辦一謀故情實
之案其難其愼未有不悉心研鞫實見衆
證分明犯供確鑿而後敢以上達者無奈
招解赴省沿途不能不寄監寄監則彼監

之嘗犯。言知罪名輕重者。必爭來問訊。是何案情。此犯據實述之。則彼皆駭曰敗矣。若如此供。子無生路矣。此犯自必泣而求教於是共爲畫策。代揑供辭。慮無不周。語無不貫。且必使記誦熟習而後已。如是而到省有不翻供者乎。上官見現供與招冊大相逕庭。自不能不委員復訊。委員雖明知原審官斷不至揑造重情故入人罪而

現無質證。供則除稟請發回。更無別法。乃案經發回。而州縣無措手處矣。若必不使死者含冤。計惟親詣院司。力陳是謀是故之實在情節。並將兩造詞證。地鄰鄉保。一一帶赴省垣。使之證實案犯。上官縱不惡其倔強。姓亦必怨其拖累。且此行往返。至速亦須一兩月。署務旣憂曠誤途次又恐疎虞費

用之繁。尙其小節。州縣官知其難也。自不如從輕辦案之順而且易耳。而爲之幕者。亦深慮屢被駁案。大損幕名也。則相率以不辦重案爲常事矣。是直各存私心而已。夫豈有救生之意哉。先生哂曰。然則患在臬司之率爾駁案耳。余曰。是亦不然。罪疑惟輕。古訓有之。駁案復訊。祇是慮其失入。非故與州縣作難也。何暇曲體其不言之

隱乎曰沿途不寄監可乎曰不可倘有疎
脫就任其咎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余曰牧
令各有兒孫誰則甘爲酷吏請嗣於案犯
翻供察原審官素非糊塗乖謬即可將現
供抄示使之明白登覆如其自信不誣或
再摘解一二要証來省與犯人質對即可
以定讞矣先生曰子言良是使臬署聽子
而行其能必過院時犯供不又翻異乎余

亦無以對矣。姑附錄於此。以待精於治獄。
而又洞悉世情者或有說以處此也。　琦識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何爲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尚簿時。君雖引嫌不

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尚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真

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爲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

余宦湘南聞有圖報私怨結黨尋隙置同官於法者有希冀遷官文武商同誣竊爲盜問以斬罪者四公臨危皆見冤魂並有

不能諱戞可懼也
程編修魚門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宋小岩
將歿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游魂終
不散黃泉業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
友將歿以手拊床曰朱公且坐余亦親見之
舅氏實齋安公曰講學家例言無鬼鬼吾未
見鬼語則吾親聞之
溝河屋三楹余住西間先一南士住東間交

南士稱與一友爲總角相問訊因沽酒夜話以錢粟後北上公車適交其家酷貧亦時周濟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憫其飄泊邀與同居遂漸爲主人所賞識乃摭余家事潛造蜚語摘余出而據余館今將托鉢山東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方相與太息忽窗外嗚嗚有泣聲良久語曰爾尚責人無良耶爾家本有婦見我在門前買花粉詭語未娶誑我父母贅

爾於家爾無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後歿
無親屬爾據其宅而收其資而棺衾祭葬俱草
草與死奴輩同爾無良否耶婦附糧艘尋
至入門與爾相詬卽欲逐我旣而知原是我
家爾衣食於我乃暫容留爾巧說百端降我
爲妾我苟求安靜忍淚曲從爾無良否耶旣
據我宅索我供給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動使
伏地受杖爾反代彼擎我項背按我手足叱

我勿轉側兩無良否耶越年餘我財産衣飾
剝削並盡乃鬻我於西商來相我時我不肯
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窮自盡爾無良否耶我
歿後不與一柳棺不與一紙錢復褫我敝衣
僅存一袴裏一蘆蓆葬豪問爾無良否耶
吾祈於神明今來取爾爾尚責人無良耶其
聲哀厲同住並聞南士驚怖瑟縮莫措一詞
遽斂然仆地余憲牽涉未曉即行不知其後

如何諒無生理矣。

無良者。偏好說人之無良。小人自飾之見也。然使南士不稱其友之無良。鬼卽無由痛詆其無良。卽使是夕爲鬼索命去人。亦但知其死於逆旅耳。究莫知其爲孽報也。小人自飾而適以自洩其亦若或使之歟。

琦識

張某。瞿某。勿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

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樸愿以爲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典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爾足償矣爾必仍呼嫂何也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死能禁婦嫁卽不能禁汝

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爾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讐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爲倚門婦玷其家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甲與乙有隙甲婦弗知也甲死婦議嫁乙厚

幣聘焉三朝後共往謁兄嫂歸而迂道至甲墓對諸耕者飲者拍婦肩呼曰某甲識汝婦否耶婦恚欲觸樹衆方牽挽忽旋颺颯然塵沙眯目則夫婦已並失魂矣扶歸後倏迷倏醒竟終身不瘥舅氏張公僕張才其至戚也親目睹之夫以直報怨聖人弗禁然已甚則聖人所不爲素問曰亢則害家語曰滿則覆亢極滿極矣其及也宜矣

烏曾木齊遣犯劉剛驍健絕倫不耐耕作伺隙潛逃至根克忒將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卡倫恐不得過不如暫匿我屋中俟黎明耕者畢出可雜其中以脫也比稍辨色覺恍如夢醒身坐老樹腹中再視叟亦非昨貌諦審之乃夙所手刃之人棄尸於澗壑者也錯愕欲起遯騎已至乃弭首就擒軍屯法遣犯私逃二十日內自歸者尚可貸

死剛就擒在十九日之將曙介在兩岐屯官欲遷就活之剛自述所見知必不免願早伏法乃送轅行刑殺人於七八年前久無覺者而遊魂爲厲終索命於二萬里外其可畏哉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爭路里豪揮僕推墮石橋下時河氷方結觔棱如鋒刃顱骨破裂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嗛豪慮遽聞於官官刑其財獄頗急福陰遣母

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爲我養老母
幼子則乘我未絕到官自言失足墮橋下豪
諾之福祖知字義尚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
鑿官吏無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
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直豪後乘醉
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負福之報矣先姚
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
兇者甘爲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鬻其所親斯

紙上嘉言卷之四　三

已猝不易詰矣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皐陶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負約不償致遭鬼誅則竟以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五軍塞王生曰有田父夜守粟林見林外似有人影疑爲盜密伺之俄一人自東來問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時某在旁竊有幸詞銜之二十餘年矣今渠亦被攝吾在此

待其縲紲過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
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
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弼售其
住屋廣馬廄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遷禍立
至矣張不得已攜妻女倉皇出莫知所適乃
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所逼窮迫無
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

迤邐行乞至天津。助之驪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刼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舶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藉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夕饑渴交迫遥望一燈熒然試叩門。一少婦凝視久之忽呼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遞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集舜庭手無寸刃乃詣首就禽少婦卸張

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
八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會某素相善王豔會
之婦乘曾爲盜所誣引陰賄吏斃於獄方嘗
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輟是謀擬爲作功德解
冤既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乃迎會父母妻
子於家奉養備至如是者數年耗其家貲之
半曾母意不自安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

益謹。又數年。曾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曾母臨歿曰。久荷厚恩。來世何以爲報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陳其實。乞冥府見曾爲一解釋。曾母慨諾。曾父亦手作一札納曾母袖中曰。死果見兒。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王爲曾母營葬督工勞倦。假寐壙側。忽聞耳畔大聲曰。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陽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子。後竟得善終。以

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眞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猶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矣亦足爲悔罪者勸也

王某之惡動於豔會之婦其悔禍之誠卽在以婦歸王而固辭不然雖善邀結其父母曾某能甘心乎

吳蘭滄大興茂才記

有徽府吳生遇同鄉某生爲鬼所迷欲自

經衆莫敢近吳直前扼其腕曰是何冤譜
試言之或有法可解釋某神稍定泣曰是
不可解矣吾善訟鄉鄰有訟者必問計於
吾吾乃得直以此頗獲利嗣同村楊某充保
正搆訟和訟尤擅長吾門遂冷落心甚銜
之會新縣官極長厚且最重讀書人吾因
屢謁見力言楊某爲害鄉閭狀官欲究治
之吾又言是猶甚究之必牽扯多案拖累

多人使公不易清理不如鎖鋼署內使不
得與其黨相見則鄉閭頌德無窮矣官從
之楊數具呈申辯皆置弗問遂含忿自縊
死其妻爲夫訴冤又遭斥詈妻亦含忿自
縊死今並來索命吾豈尚有生理乎吳問
其家尚有何人曰有一子年幾何矣曰十
三齡矣問依誰過活曰行乞近村耳吳疾
呼曰解冤之法在是矣君能招致於家教

養使成立乎曰能乎曰願復沈思曰願以女十三齡者妻之吳曰更善時值中秋皓月初上吳曰君其叩月設誓誓畢即作家書明早出場吾專人送君家俾先覓得其人君隨即歸去料理其事某一一如命神氣遂益清爽意怨鬼已退却矣此與王某事相類但彼係自解此則賴吳以解耳吳生有剛氣而濟以慧心成以仁術其

保全者良多蘭滄云是科吳生捷高魁惜
當時未詳其名字今蘭滄已故無可追詢
矣以理推之其獲報當不止一舉也春識
癸丑會試陝西一舉子於號舍遇鬼驟發狂
疾衆掖出歸寓鬼亦隨出自以首觸壁皮骨
皆碎避至外城鬼又隨至卒以刃自刺死未
死間手書片紙付其友乃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八字雖不知所爲何事其爲冤報則鑿鑿

矣。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一人入號。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爲言杏花在此也。君姓名籍貫適符。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具稱疾而出。卿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名杏花。逼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

終意其賣恨以歿矣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
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
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
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冤乃以善價
贖得送佛寺爲長生豬後再見之弭耳暱就
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眞有巴西
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驥豈伊本

馴良道力消其鷙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
共保金石心無爲多畏忌可爲此事作解也
先姚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一篮縷
人對語呼余兄弟與爲禮曰此宋曼珠會孫
不相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季兵亂汝曾祖年
十一流離戈馬間賴宋曼珠得存也乃爲委
曲謀生計因戒余兄弟曰義所當報不必談
因果然因果實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

貴後視其子孫零替漠如陌路後病困方服藥恍惚見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嘗年乞救書也覆杯於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幼聽先君子言布施僧道不如結納朋友結納朋友不如周濟族姻周濟族姻不如酬答前情補報舊還宿負償還宿負恩層層俱有精義至今思繹未忘也 琦識

莆田林生霈言聞一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

羣盜破扉入。媪驚呼。刃中腦仆地。僕莫敢出巷有邏者夙善所爲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錦衾蒙首臥盜掣取衾見姣麗如好女共相撫摩欲爲無禮突中刃媪躍起掣盜刀負是子奪門出追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刼去縣令怪媪已六旬素不聞其能技擊何勇鷙乃爾急往尋視則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會蒙公再生

恩及後執役士神祠聞公被劫特來視宦貲
是公刑求所得冥判飽盜橐我不敢救至侵
及公子則盜罪當誅努力爲善我去矣遂昏
努力爲善我去矣故附此媪與之戰公昏昏如醉卧救蘇問之
憒然不意蓋此令遇貪人與貪人訟剖斷亦
頗公明故卒食其報云
霍養仲言薙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
一夕有劫盜不甚搜財物惟就衾中拽其女

入後圃仰縛曲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刼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聞之躍起挺身出與鬬盜盡披靡女以免女恚憤泣涕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父病主爲醫藥及死爲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大

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君賣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至哉言乎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爲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笞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爲臬司時平

反得生之死囚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尚未到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爲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烏魯木齊時親爲余言之曰

此鬼可謂諂惡世情矣。

奴子張凱初爲滄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驚身於先姚安公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已而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爲捕隸時有某控其嫂與鄰人張九私衆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逋賦拘初入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

寬其限官檢徵比簿貟是怒某日初七日張
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嫂室乎杖而遣之其實
別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
死昨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爲我女矣後此
女嫁爲賈人婦凱夫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
以終楊椒山有羅刹成佛記若此奴者亦近
於羅刹成佛歟
愛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草樹翳薈

溝塍凸凹幾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轡一手掖之下曰老母昔蒙拯濟今救君斷骨之厄也問其姓名轉瞬已失所在矣先生自憶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佛經所謂無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歟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有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瑞正士皆碎首宰輔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

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造物心此罰
勝柳杜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醉
墨神鬼運吾肘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
皇帝十載太歲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
十九同觀者六人題者河間叟蓋爲許顯純
諸姬流落青樓作也初諸姬隸樂籍時有以
死自誓者夜夢顯純浴血來曰我死不蔽辜
故天以汝等示身後之罰汝若不從吾罪益

重諸姬每舉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武强一大姓夜有劫盜羣起捕逐盜逸去衆
合力窮追盜奔其祖塋松柏中林深月黑人
不敢入盜亦不敢出相持之際樹內旋颺四
起沙礫亂飛人皆眯目不相見盜乘間突圍
得脫衆相詫異先靈何反助盜耶主人夜夢
其祖曰盜劫財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盜
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財可勿追也追而及

盜還鬬傷人所失大乎即衆力足殪盜殪則必告官官或不諒坐以擅殺所失不更大乎且我來烏合盜皆死黨盜可夜夜伺我一與爲讐隱憂方大可不深長思乎旋風我所爲解此結也爾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老成遠慮勝少年盛氣多矣仲尼不爲已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

所慮遠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夫民未嘗不畏死至知其必死則不畏至不
畏死則無事不可爲矣小時聞某大姓爲盜
劫懸賞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大
姓恨盜甚以多金賂獄卒百計苦之至足不
蹯地脅不到席縛束不使如厠褌中蛆蟲蠕
蠕嘬股髀惟不絕飲食使勿速死而已盜恨
大姓甚私計强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姦

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磔裂理乃於庭鞫時自供徧汚其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衆口堅執衆耳共聞迄不能滅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而又不惜多金百計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藉藉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爲門戶玷悔亦無及夫劫盜駢戮不能怨主人卽拷掠追訊桎梏幽繫

亦不能怨主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則
其志不甘撫石繫石力過猛則必激而反取
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汚豈非已甚之故乎然
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小人之計萬變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
民夜中聞履聲以爲盜秉燭搜捕了無形迹
知爲魅也不復問既而胠篋者知其事乘夜
而往家人仍以爲魅偃息弗省遂飽所欲去

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惡僧加讎
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
廟食爾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瀆官
長耶揮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
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甚乃陽與其徒
修懺祝佛而陰賂丐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狀
若癡者皆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
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

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
生亦無大過惡惟事欲利歸於已害歸於
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
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
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衆知
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衆坐屋內
如露宿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頹圮衆未睡

皆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頭破血流一足一臂並皆折傷竟舁而歸此足爲有機心者戒矣

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於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族叔育萬言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黑狐醉卧

塲屋中初欲捕捉既而念狐能致財乃覆以
衣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縮數四即成人形甚
感其護視遂相與爲友狐亦時有所餽贈一
日問狐曰設有人匿君家君能隱而弗露乎
曰能又問君能憑附人身狂走乎曰亦能此
人即懇乞曰吾家酷貧君所惠不足以贍而
又愧于數瀆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訟
頃聞覓一婦司庖吾欲使婦往應居數日伺

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婦陽欲訟婦尙粗有姿首可誣以輩語窃多金得金之後君憑附使奔至某甲別墅中然後使人覓得則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覓婦歸後某甲以在其別墅亦不敢復問然此婦狂疾竟不愈恒自粧飾夜似與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問狐狐言無是理試往偵之俄歸而頓足曰敗矣是某甲家樓上狐悅君婦之

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敵無如
何矣此人固懇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
某橫暴如虎使彼強據人婦君能代爭乎後
其婦顛日甚且具發其夫之陰謀針灸劾治
皆無効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
而又濟以狐之幻宜無患矣不虞以狐名狐
如螳螂黃雀之相伺也古詩曰利旁有倚刀
貪人還自賊信矣

劉挺生言東城有獵者夜半睡醒聞紙窗淅淅作響俄又聞窗下窸窣聲披衣叱問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勿怖問其何事曰狐與鬼自古不並居狐所窟穴之墓皆無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外狐乘我他往聚族據之反驅我不得入欲與鬬則我本文士必不勝欲訟諸土神則幸而得申彼終亦報復又必不勝惟得君等行獵之時或繞道半里

一過其地則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倘有所
遇勿遽殪獲恐事機或洩彼又修怨於我也
猶者如其言後夢其來謝夫鵲巢鳩據事理
本直然力不足以勝之則避而不爭力足以
勝之又長慮深思而不盡其力不求幸勝不
求過勝此其所以終勝歟孱弱者遇强暴如
此鬼可矣

姚安公言廬江孫起山先生謁選時貧無資

斧沿途雇驢而行。方所謂短盤也。一日至河間南門外。雇驢未得。大雨驟來。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見之。怒曰。造屋時汝未出錢築地時汝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時河間猶未改題缺。起山入都。不數月竟掣得是縣。赴任時此人識之。惶愧自悔。謀賣屋移家。起山聞之。名來笑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輩較。今既經此後無復然。亦忠厚養福之道也。

因舉一事曰吾鄉有愛蒔花者一夜偶起見數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識知爲狐魅遽擲以塊曰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晝賞我自夜游於君何礙夜夜來此花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何礙遽見聲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採碎君花恐人謂我輩所見亦與君等故不爲耳飄然共去後亦無他狐尙不與此輩較我乃不及狐耶後此人終

不自安移家不知所往。
竟謂天下皆小人也。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讀書僧寺。偶便旋於空院。忽有飛瓦擊其背。俄聞屋中語曰。汝輩能見人。人則不能見汝輩。不自引避。反嗔人耶。方駭愕間。屋內又語曰。小婢無禮。當即笞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輩所居。先生凡遇此等處。宜面牆便旋。勿對門窗。則兩無觸

忤矣此狐可謂能克已余嘗謂僮僕吏役與
人爭角不勝其長恒引以爲辱世態類然夫
天下至可耻者莫過於悖理不問理之曲直
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敢犯以爲榮果足爲
榮也耶昔有屬官私其胥魁百計袒護余戲
語之曰吾儕身後當各有碑誌一篇使蓋棺
論定揆文者奮筆書曰公秉正不阿於所屬
吏役犯法者一無假借人必以爲榮諒君亦

以爲榮也又或奮筆書曰公平生喜庇吏役
雖受賕骫法亦一曲爲隱匿人必以爲辱
諒君亦以爲辱也何此時乃以辱爲榮以榮
爲辱耶先師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載入行狀
即斷斷不可爲斯言諒矣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趫距之
術兩三丈之高可翩然上兩三丈之濶可翩
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覩其技使余

立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
余轉面向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
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後過杜林鎮
遇一友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
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縱身過友招使還應
聲又至足甫及岸已將圮近水陡立
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
許遂墮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

心踊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田侯松巖於灤陽買一勞山杖自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坦處亦防傾敢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斯眞閱歷之言可貫而佩者矣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
信李雲卑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聞一游士
迂僻過嶺干謁親舊頗有所獲歸裝襆被衣
履之外獨有二巨篋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
其何所攜也一日至一換舟處兩舫相接東
以巨繩扛而過忽四繩皆斷如刃截匐然墮
板上兩篋皆破裂頓足悼惜急開檢視則一
貯新端硯一貯英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

約六七十兩。紙裹亦綻。方拈起審視。失手落水中。倩漁戶沒水求之。僅得小半。方懊喪間。同來舟子遽賀曰。盜爲此二篋相隨已數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發。吾惴惴不敢言。今見非財物。已唾而散矣。君眞福人哉。抑陰功得神佑也。同舟一客私語曰。渠有何陰功。但新有一癡事耳。渠在粵日。嘗以百二十金託逆旅主人買一妾。云是良家女。年餘新婦貧不能舉

火故鬻以自活到門之日其翁姑及婿俱來送皆羸病如乞丐臨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訣別已分手猶追數步更絮語媒嫗强曳婦入其翁抱數月小兒向渠叩首曰此兒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暫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計渠忽躍然起曰吾謂婦見出耳今見此情狀悽動心脾卽引汝婦去金亦不必償也古今人相去不遠焉京之父吾豈不能爲

哉竟對衆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窺其忠厚偽
飾已女以紿之儻其竟納又別有狡謀也同
寓皆知渠至今未悟豈鬼神卽錄爲陰功耶
又一客曰是陰功也其事雖癡其心則實出
於惻隱鬼神鑒察亦應如是聊先生雲舉兄也謂雲
免禍卽謂緣此事可也彼逆旅主人尙不知
究竟何如耳先師又歎
舉曰吾以此客之論爲然余又憶姚安公言

田丈耕野西征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偕二
千總將三百兵出游徼猝遇額魯特自閒道
來二千總啟虎曰賊馬健退走必爲所及請
公率前隊扼山口我二人率後隊助之賊不
知我兵多寡猶可以守走以爲然率衆力鬬
二千總已先遁蓋紿虎先戰以稽時刻虎敗
則去遠也虎遂戰殁後蔭其子先揖如父官
此雖受紿而敗然亦適以成其忠故曰少

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確
世人見危難不一引手救且以詐謀料之
皆自謂不癡者也不知仁人之用心惟從
井救人爲不可耳苟在可矜無不援手雖
受人欺適成其仁是鬼神之所以默相也

孫益亭識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互妨里有
姑虐其養媳者慘酷無人理遁歸母家母憐

而匿別所詭云未見○因涉訟○姑以朱老與比○鄰當見其往來引爲證朱私念言女已歸則○驅人就死言女未歸則助人離婚疑不能決○乞籤於神舉筒屢搖籤不出奮力再搖則籤○全出是神亦不能決也辛彤甫先生聞之曰○○○

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料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温勞苦如平生暑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

一生朴拙○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訾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誄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誅自問已慙況公論具存誅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虛詞招謗乎不謂後

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
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已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

畢而去竟莫測其眞僞嘗舉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輩所累卽眞仙眞佛吾寧交臂失之

甲與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撫軍併使佐官政惟其言是從久而貲財皆爲所乾沒始悟其姦稍稍譙責之乙挾甲陰事遽反噬甲不勝憤乃投牒訴城隍夜夢城隍語之曰乙險惡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爲其事

事知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知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紿而紿誰乎渠惡貫將盈終必食報若公則自貽伊戚雖訴神神弗理也此甲親告姚安公者甲滇人乙越人也事在雍正末年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飛馳向東北突挂柳枝而墮衆趨視之氣絶矣食頃一婦號泣位來曰姑病無藥餌步行一

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料爲騎馬賊所奪衆引視墮馬者時已復蘇婦呼曰正是人也其袂撚於道旁問袂中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答婦所言啟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罪衆以白晝劫奪罪當纘首將執送官墮馬者叩首乞命願以婚懷中數十金與婦自贖婦以姑病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金而縱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於此事者矣每

一念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李芍亭家扶乩降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書

疾於風雨字如顛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

乩判曰神仙有丹訣無丹方丹方是燒煉金

石之術也參同契爐鼎鉛汞皆是寓言非言

燒煉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夫金石燥

烈益以火力亢陽鼓盪血脉僨張故筋力似

倍加强壯而銷鑠眞氣伏禍亦深觀執花者

培以硫黃則冒寒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
枯蓋鬱熱蒸於下則精華涌於上涌盡則立
槁耳何必縱數年之欲擲千金之軀乎其人
悚然而起後芍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亂仙
大抵皆託名此仙能作此語或眞是邱長春
歟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
計有黠者密偵知之陰裹藥以獻曰此藥入

腹即死然死時情狀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爲滅口計也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藥者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爲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坐因言有好變童者悅一宦家子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託媒嫗招之約會於別墅將執而脅汚

焉屆期聞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
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掖出則宦家子已遁姬
已鬢亂釵橫矣蓋是子秀美甚姬亦悅之故
也後無故開閣放此姬婢嫗乃稍洩其事陰
謀者鬼神所忌殆不虛矣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撾口作譫語
云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
避路今懲爾使知靜山自往視之曰君自晝

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避。其僕俄如昏睡。少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守愚猶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述此事。曰。儒者每勝氣凌鑠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媿於聖賢。雖王侯擁篲不能榮。雖胥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

必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
敬我我卽辱輿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
乃自視太輕乎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
如斯寒士不貪賤驕人則崖岸不立益爲人
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
爲客氣不待辨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
不以貧賤而自屈非亳無道德但貧賤卽可
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

較君爲更賤輩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眞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李又聘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尙不知窮達有命耶嘗侍先姚妥公偶述是事姚妥公嘿然曰又聘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

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
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袖裏常存
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
見乎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鄉試有二卷皆中式矣
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時同考官萬泉吕令
瀹誤收其卷於衣箱竟覓不可得一定五十
三名填草榜時陰風滅燭者三四易他卷乃

已揭榜後拆視彌封失卷者祀學敷滅燭者李騰蛟也頗疑二生有陰譴然庚辰鄉試二生皆中式范仍四十八名李於辛卯成進士乃知科名有命先一年亦不可得彼營營者何爲耶即求而得之亦必其命所應有雖不求亦得也

福州學使署本前明稅璫署也閽人橫暴多潛殺不辜故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督閩學

時奴輩每夜驚甲申夏先姚妥丞至署聞某
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昀嘗乘間微
諫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因誨昀曰儒者
謂無鬼迂論也亦強辯也然鬼必畏人陰不
勝陽也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
之盛也豈恃血氣之壯與情性之悍哉人之
一心慈祥者爲陽慘毒者爲陰坦白者爲陽
深險者爲陰公直者爲陽私曲者爲陰故易

象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爐而熾烈焰沍凍自消汝讀書亦頗多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爲鬼所擊者耶昫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侍左右也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狐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時見窗扉無風自啟閉耳樓之北日綠意軒老樹陰森是夏日納涼處

戊辰七月。忽中夜聞琴聲棋聲。奴子奔告姚安公知狐所爲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固勝於汝輩飲博。次日告昀曰。海客無心則白鷗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絶無他異。

童僕無知。喜談詭異。少有聞見。輒事張皇。而僕婦婢女爲尤甚。主人若爲所動。則相率效尤。指無作有。舉家駭惑。草木皆兵矣。

信能以不見不聞處之。好事者自慚沮而退。不長享無事之福乎。　春識

古書字以竹簡誤則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筆。黃山谷名其尺牘曰刀筆。已非本義。今寫訟牒者稱刀筆則謂筆如刀耳。又一義矣。余督學閩中時。一生以導人誣告成邊聞其將敗之前方爲人搆詞手中筆爆然一聲中裂如牌。悟不知警卒及於禍。又文安王岳芳言其

鄉有人將搆陷善類主謀者方具草訐字皆赤色視之乃血自毫間滴出也投筆而起遂輟是業竟得令終余亦見一善訟者爲人畫策誣富民誘藏其妻富民幾破家案尚未結而善訟者之妻眞爲人所誘逃不得主名竟無所用其訟

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縱橫不得分明欲靜坐搆思乃戒毋通

客併妻亦避去別室先與鄰子目成家無
隙所窺伺歲餘無由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
每搆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
例鄰子乘間而來亦然襲爲例終其身不敗後
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鞫私會之由乃具吐其實官拘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

註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
浮沈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
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
人子田寘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
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縊死
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奄奄卧疾魂亦爲追去
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鞫七八度始辨明出
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削減其官祿故

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其追話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漁洋山人記張巡妾轉世索命事余不謂然其言曰君爲忠臣我則何罪而殺以饗士夫孤城將破巡已決志捐生巡當殉國妾不當殉主乎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

知凡幾使人索命○○○

非講明倫理。觀此篇末數語。可以知其志矣。